

《特稿》

明清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

陳韻沅

摘要

演劇是中國宮廷文化的重要一環，關於明清宮廷演劇機構制度及舞臺藝術方面的研究已累積豐碩成果。相較之下，宮廷戲曲雖保存了約數萬冊戲本文獻，文本研究卻仍顯薄弱。究其緣由，宮廷戲曲向來被視為無「作者」的表演文本，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不高。戲本文獻更因深藏各館，不易查詢利用。近年來隨著清宮戲本、檔案文獻的大量影印出版，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但在方法上要如何系統整理及研究如此大規模的無名氏戲本仍存在不少挑戰，有必要進一步探索。綜觀宮廷戲曲的文本現象以及目前學界對於宮廷文本的研究，本文將研究者面對的困境與挑戰歸納為三大問題：片段性、割裂性及封閉性。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龐大而豐富，但囿於各種因素，我們對它的掌握和利用仍處於片段式及割裂式的狀態。面對浩瀚如海且文本型態複雜的宮廷戲本，是否需要一套有別於研究經典戲曲文學作品的方法，其研究要如何與戲曲史及文學史接軌？宮廷戲曲亦非僅限於皇家宮苑的封閉性文本。無論是就內部而言，明清兩代宮廷

* 本文最初為「二〇一八潘黃雅仙人文講座」三場演講（2018年5月14、16及17日）首場之演講稿，講題原為「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中國與域外視角」。後續開展之研究項目「明清宮廷戲劇文本世界的鏈接與圓合」（Linking the Textual Worlds of Chinese Court Theater, ca. 1600-1800, 簡稱 TEXTCOURT）獲歐洲研究委員會地平線 2020 計畫資助（資助協議編號：819953）。此次修訂演講稿，僅酌量更新、補充部分信息，望保留講座內容之原貌，並借此介紹近年來宮廷戲曲在文本研究方面所取得之進展。

** 陳韻沅現職為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席教授。

*** 為尊重作者，本特稿格式不依本刊撰稿體例調整。

戲本間的脈絡關係，以及戲本與其他歷史文學文本的交互作用，或由外部審視，不同的參與者、場合，以及與圖像、文物上的鏈接，皆為值得關注之處。此外，許多外國使節、觀眾對中國戲曲最早的，或甚至是唯一的接觸和印象，其實來自宮廷戲曲，在歐洲、東亞及東南亞等地文獻中都留存珍貴記錄。本文從文本角度出發，就宮廷演劇的研究途徑，思考如何結合傳統書目和數位科技，並利用中外文獻，對明清宮廷大量戲本文獻的不同文本世界進行鏈接與圓合。

關鍵詞：宮廷、戲曲、文學史、文本、數位人文

Textual Worlds of Court Thea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ian Yuan Tan

Abstract

Theater had been a core part of Chinese court culture for centuries and ample studies had been conducted on the imperial theatrical institutions and stage practic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contrast, court drama texts have received less scholarly attention due to several reasons: their low statu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authorless” performer’s scripts; the vast corpora,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cessing these texts that are kept in variou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major reprint projects of the relevant primary sources now allow wider access to the corpora; yet the lack of an existing analytic framework to study anonymous Chinese performance texts on such a large scale continues to present a huge challenge to researchers. As a result, Chinese court drama, though rich in potential and information, remains a complex series of isolated, fragmented, and closed textual worlds, neglected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disjointed from other areas of studies. How do we read these court plays and how can they be integrated with mainstream Chinese drama studies and literary history? The lacuna is especially glaring given the quantity and richness of the extant texts: intertextual relations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cripts, and between these plays and othe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exts; external links to individuals, occasions, and artefacts, and wider aspects of material and visual culture are preserved alongside dramatic content. Furthermore,

*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the “Linking the Textual Worlds of Chinese Court Theater, ca. 1600-1800” (TEXTCOURT) project that has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under the European Union’s Horizon 20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 (grant agreement 819953).

** Shaw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ted Kingdom.

contrary to the misconception that Chinese court plays represent a closed performance space restricted to the palace compounds and the imperial family, they were often also performed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ambassadors and delegations and hence the site of potential cross-cultural flows. Many visitors recorded what was often their first or even only impression of Chinese theater culture in their travel diar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textual approach towards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court drama. By combi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bibliographical scholarship and digital humanities tools, and the use of both Chinese court dramatic texts and related foreign record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among the various textual worlds of Chinese court drama.

Keywords: Court, Drama, Literary History, Text, Digital Humanities

一、楔子：從卓寧霍姆宮皇家劇院到寧壽宮暢音閣戲樓

2008年8月，筆者參加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舉辦的歐洲漢學學會第十七屆雙年會（The XVII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在會上發表的論文題為「Emerging from Anonymit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Writers of Songs and Drama in Mid-Ming Nanjing」，關心的是明中葉南京第一代知名曲家如史忠（1437-約1516後）、陳鐸（約1454-約1507）以及徐霖（1462-1538）等如何崛起於明初充斥著大量不具署名的散曲、戲曲作品的「無名氏」宮廷創作環境，並於15世紀後半葉建立起自己的聲譽。當時乘著赴瑞典參加會議之便，參觀了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卓寧霍姆宮（Drottningholm Palace，又譯德羅特寧霍爾摩皇宮）。

卓寧霍姆宮是瑞典王室的私人宮殿，位於斯德哥爾摩地區默拉爾湖的女王島上，1991年列入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遺產目錄。¹該皇宮有城堡、中國宮（瑞典語：Kina slott）、巴洛克式花園及英式花園等，然最吸引筆者的是宮內一座保存完好的18世紀皇家劇場（建於1766年），至今每年仍有演出，參觀者還可以到後臺參觀，體驗巴洛克時期的劇場舞臺裝置設備等。²筆者參觀時曾親手嘗試操作該劇院一些機械設備，得知他們如何運作這些設備來製造雷聲和雨聲等舞臺效果。當時雖身在瑞典，手中操作著歐洲劇場設備，但腦海裏浮現的問題是：18世紀同時期的清代宮廷劇場，又是怎樣一幅光景？我們馬上聯想到的也許是清宮三層大戲臺，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暢音閣大戲樓，³始建於乾隆37年（1772），兩者可謂同時代的劇場，性質上亦同為宮廷展演而用。然若細想，不難發現一般中國戲

¹ 參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遺產目錄》網站，「卓寧霍姆宮」，參見：<http://whc.unesco.org/en/list/559/>，瀏覽日期：2022年4月2日。

² 關於卓寧霍姆宮皇家劇院的研究，可參 Willmar Sauter and David Wiles, *The Theatre of Drottningholm-Then and Now: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18th and 21st Centuries*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4); Cathleen Cameron, "'China' as Theatrical Locus: Performances at the Swedish Court, 1753-1770"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Ove Hidemark, Per Edström and Birgitta Schyberg, eds., *Drottningholms slottsteater: dess tillkomst, öden och bevarande* (Stockholm: Byggforlaget, 1993). In English translation: *Drottningholm court theatre: its advent, fate and preservation* (Stockholm: Byggforlaget, 1993)。

³ 有關暢音閣建築之圖像及介紹，可參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暢音閣」，參見：<https://www.dpm.org.cn/explore/building/236437.html>，瀏覽日期：2022年4月2日。

曲史的討論，似乎對宮廷戲曲著墨不多，原因何在？⁴如今回想，筆者日後對中外宮廷演劇日益關注，或即緣於此行偶然促成之契機。

二、從舞臺到文本：為何研究、如何閱讀宮廷戲本？

宮廷演劇是明清宮廷文化中重要的一環，亦為中國戲曲發展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個研究課題。一般所謂「宮廷演劇」或「宮廷戲曲」，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其中包含了各種不同戲劇文類和表演形態。在具體運作上又涉及不同場合，與明清宮廷禮樂制度、演劇機構、節日慶典等都密切相關。

要了解明清宮廷的演劇文化，需要對劇本、文物、表演形態、機構體制、建築設備等方面進行綜合研究。比方說現存的大量戲曲文物如戲臺、砌末、戲服等，都是研究中國宮廷演劇的重要材料。明清帝后當中有不少戲曲愛好者，宮廷因此成為戲曲表演的主要場所。⁵從明代的御勾欄到清代的宮廷戲臺，在建築結構和戲臺設備上均有其特點。⁶以清代宮廷劇場為例，目前仍可見的除了引人注目的三層大戲臺以外，還有室內小戲臺。⁷戲曲表演離不開其演出環境，清宮內這些大大小小的戲臺為各式宮廷演劇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此外，專門為宮廷演出而創作的戲曲，如明代「教坊劇」和清代各類「承應戲」等，與朝廷禮樂制度和節日慶典關係密切，是研究宮廷慶賞文化的珍貴資料，從中也同時可以探討「宮廷樂制」和演劇

⁴ 當時朱家濬、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剛出版約一年，筆者還未見到，而李真瑜《明代宮廷戲劇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尚未面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由磯部彰教授主持的一項歷時5年之特別推進研究《清朝宮廷演劇文化の研究》正於這一年（2008）開始，是目前所知最早專門研究宮廷戲曲之大型研究計畫。西方漢學界之戲曲研究，則要等到4年後（2012）才迎來第一部以宮廷演劇為中心的專書，見Ye Xiaoping, *Ascendant Peace in the Four Seas: Drama and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⁵ 關於明清帝后與戲曲的關係，可參考郎秀華：《中國古代帝王與梨園史話》（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01年）；曾永義：〈明代帝王與戲曲〉，《臺大文史哲學報》第40期（1993年6月），頁3-23；丁汝芹：〈康熙帝與戲曲〉，《紫禁城》2008年第6期，頁184-195；么書儀：〈乾隆皇帝與戲曲〉，《紫禁城》2005年第6期，頁80-91；么書儀：〈西太后時代的「內庭供奉」〉，《尋根》2001年第3期，頁88-95。

⁶ 參見廖奔：第九章〈宮廷劇場〉，《中國古代劇場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1-149。

⁷ 參見傅惜華：〈清宮內廷戲臺考略〉，《傅惜華戲曲論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頁153-158；〔日〕岩城秀夫：〈頤和園の三層舞台と清朝宮廷の好劇〉，《中國古典劇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6年），頁130-152；劉暢：〈清代宮廷和苑園中的室內戲臺述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頁80-87。

形式之間的關係。而戲本以外更有《萬壽盛典》、《南巡盛典》等文獻記載，以及相關的圖卷提供豐富的圖像記錄。由此可見，明清宮廷演劇文化的研究涉及面很廣，允許多視角的探討，也更強調結合文學、表演、建築、音樂、服飾等不同學科的綜合思考。⁸

在此背景下，本文選擇從「文本」角度出發來討論明清宮廷戲曲，原因有二：其一，舉凡研究之開展，均需以文獻為基礎，故宮廷劇本的發現和整理，對於明清宮廷演劇研究來說非常重要；其二，關於明清宮廷演劇機構制度及舞臺藝術方面的研究，已累積豐碩成果。相較之下，宮廷戲曲雖保存了約數萬冊戲本文獻，文本研究卻仍顯薄弱。

對宮廷戲曲文本之忽視，可從觀念及條件上究其緣由。

（一）傳統觀念中的宮廷戲曲

與文人戲曲不同，宮廷戲曲的創作不是為了表達某一位劇作家個人的心聲，而主要是為了娛樂皇室，或承應某宴會慶典。因此在傳統觀念中，宮廷戲曲常被視為歌功頌德之作，以大規模的宮廷劇團、戲臺著稱，演出排場宏偉壯觀，尤其注重舞臺效果，而在內容及文學價值上並無太多可取之處。

再者，宮廷戲曲絕大多數均未署名，例如現存明代宮廷教坊編演之劇本，即體現此現象，無一保留作者姓名。⁹清代情況亦然，如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卷7至卷10輯錄了承應戲數百種，¹⁰具署名者僅31部，可知劇作家僅6位，其餘皆為無名氏作品。¹¹這些向來被視為無「作者」的表演文本，因此較難進入傳統以作家、作品為經緯的研究視野，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不高。

以下試以兩部中國戲劇史為例，管窺此一現象：

周妙中先生的《清代戲曲史》是一部資料豐富的斷代戲曲史，系統地介紹了清代戲曲發展情況。收錄範圍自明末清初（以有入清以後所寫劇本流傳為限）始，下限至宣統末年。在體例方面，該書強調「以作家為綱，

⁸ 參陳龍沅：〈關於明清宮廷演劇研究的幾點思考〉，收於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頁467-477。

⁹ 見〔明〕趙琦美抄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第77至84冊，收於《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

¹⁰ 見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351-620。

¹¹ 同上註，頁353-367。

作品為目」，因「現在的研究工作要著眼於作家的造詣與貢獻、作品的思想性及藝術性。以作家為綱，便於研究工作的進行……清代佚名作家的作品，創作時間不易斷定，佳作也不甚多，僅略選其造詣較高又可確認為清人作品者談一談，一般不予著錄」。¹²在此前提下，該專著對於宮廷演劇部分的介紹僅以第四章中〈宮廷中的戲曲〉以及第八章〈清末宮廷戲曲的再興〉兩小節簡略帶過。¹³

同樣地，另一部極具影響力的著作——張庚及郭漢城兩位先生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分上中下三冊，合共超過 1000 頁的論述，卻僅僅在全書最末一小節以約 40 頁左右的短小篇幅提及宮廷演劇，且該節以〈宮廷戲曲的舞台藝術〉為題，顯見其重點在於介紹清宮演劇的戲臺、舞臺設備與燈彩砌末、服裝與化妝等。¹⁴

由此可見，宮廷戲曲在戲曲史中處於一種邊緣化的狀態，也體現了中國戲曲研究某種程度上在演劇史與戲曲文學史、舞臺與文本之間的分流。過去關於宮廷戲曲的研究更多傾向於演劇史的範疇，較為注重其舞臺性而較為忽略其文本及文學性。若將宮廷戲曲放在文學史的脈絡中，能否對宮廷戲本與其它戲曲或文學文類之間的關係有另一層的瞭解？以治文學的方法來閱讀宮廷戲曲，進一步研讀其文本，會否發現新問題？

（二）宮廷戲曲數量及文本形態

在研究條件方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宮廷戲本文獻因分散各地、深藏各館，在取得和使用上均相對受限。以數量龐大的清代宮廷承應戲為例，僅就中國大陸的收藏情況觀之，即主要分別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資料室、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另外還有私人珍藏等，研究者不容易全面掌握。

讓人感到欣喜的是，隨著近幾年大量的清宮檔案、珍貴文獻資料、戲本等陸續影印出版，大大改善了清宮演劇研究的資源困境。以北京故宮博物院為例，該院藏南府、昇平署戲本共 11498 件，6467 部，三千二百餘種。2001 年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故宮珍本叢刊》，收錄經過編目整理後的戲本，所收數量約佔清宮戲本收藏的四分之一。¹⁵《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

¹² 周妙中：〈凡例〉，《清代戲曲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

¹³ 同上註，頁 186-96、411-414。

¹⁴ 張庚、郭漢城主編：《中國戲曲通史》下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年），頁 278-319。

¹⁵ 單霽翔：〈前言〉，收於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平署戲本·總目錄》（北

平署戲本》自 2015 至 2017 年，分上、中、下三個編次出版，合共 450 冊，所錄則更為完整，「除個別腐朽難以掃描整理的文件無法收錄外，其餘可見戲本全部收錄」。¹⁶在私人藏書方面，亦有像學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重印了吳曉鈴先生所藏曲本，其中包括了月令承應戲共一百八十多種。此類整理和重印計畫往往有助於發現新的資料，例如：清代戲曲家裘璉（1644-1729）所作《萬壽無疆昇平樂府》十二齣，過去未見著錄，現已收入《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中。

從各種已公開或重印的清代承應戲中，可知清宮戲本數量之龐大，且種類繁多、形態複雜。前輩學人在戲本文獻整理方面的卓越成果，是戲本鉤沉之重要線索。例如完稿於 1961 年，出版於 1981 年的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卷 7 至卷 10 著錄了「承應戲叢編」、「開團場承應戲」、「月令承應戲」、「慶典承應戲」等多種清宮雜劇。這部書詳細地列明了劇本所藏單位，性質上這幾卷接近於一部清代宮廷劇本總目，貢獻甚大。然既為「雜劇」目錄，因此它並未著錄《勸善金科》等清宮大戲。¹⁷齊如山《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則按宮廷戲本應用性質分之，如安殿本、存庫本、總底稿本等等。¹⁸值得注意的是，吳曉鈴先生早在 1939 年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善本劇曲編目時，已注意到承應戲與其它戲曲之不同，因此「特別把內府承應戲單立一個部門」，¹⁹並將之分為「月令承應」、「九九大慶」、「承應史劇」、「其他承應劇本」四大類，劇本共 130 種。這 130 種劇本中，又有許多一種多本的情況，所以實際曲本數量更為可觀。《清代雜劇全目》後來處理這些劇本時，凡原藏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劇本均註明「已毀於抗日戰爭期間」。其實不然，這些劇本仍藏於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研究者可依據吳曉鈴先生所做的目錄再做進一步查核。²⁰

京：故宮出版社，2017 年），頁 6。

¹⁶ 詳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平署戲本·總目錄》，頁 15。

¹⁷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頁 351-620。

¹⁸ 齊如山：〈凡例〉，《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北京：北平國劇學會，1935 年），頁 1。

¹⁹ 吳曉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劇曲目錄〉，《圖書季刊》新第 2 卷第 3 期（1940 年），頁 392。

²⁰ 亦可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俗文學叢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2006 年）中之重印資料。

三、挑戰與啟示

戲本文獻逐漸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亦間接促使更多研究者關注宮廷戲曲的文本狀況。²¹儘管如此，研究者仍面對許多挑戰與困難。本文試將之概括為以下三方面，並思考這些挑戰對未來研究可提供的一些啟示和方向。

(一) 片段的掌握：同本異名與同名異本

目前雖已有各種目錄文獻，但學界對於明清宮廷戲曲文本狀況的掌握仍難以做到全面。以下以清代一組六齣的承應戲之三個不同版本為例加以說明：

版本 1、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藏本《碧天霄霞》

1982 年吳曉鈴先生訪問美國 17 所大學，因當時正負責編撰《古本戲曲叢刊》並參與《古本小說叢刊》的工作，故該行以調查各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為主要目的，更特別著眼於古典戲曲和小說。當時於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 (Gest Library)，「獲見了一部稀見的海內外孤本雜劇《碧天霄霞》」，並特別著文介紹此書。²²

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碧天霄霞》(簡稱普大本)共收六齣戲，分別為：第一齣《大佛升殿》；第二齣《諸仙祝嘏》；第三齣《千秋海晏》；第四齣《山靈朝扈》；第五齣《萬國來朝》；及第六齣《四海昇平》。根據屈萬里先生 1974 年版《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著錄：

《碧天霄霞》 六卷 二冊一函

鈔本。八行二十字。板匡高十七·八公分，寬一一·八公分。此劇分六齣，述清帝三幸五臺山，諸臣迎駕故事。第五齣曰萬國來

²¹ 僅舉二例說明此領域之新發展動態：如熊靜《清代內府曲本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18 年)下冊為《清代內府曲本簡目彙編》，是「本領域第一部全面輯錄內府曲本收藏和版本狀況的專科目錄」(頁 5)。此外，David Rolston (陸大偉)對清代戲本形態之深入研究亦值得關注，可參見其“Research note: Recent Color Reproductions of Qing Dynasty Palace Multi-colored Play Scripts,” *CHINOPEL* 34:2(2015), 188-193, 及新著 *Inscribing Jingju/Peking Opera: Textu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uthorship and Censorship of the “National Drama” of China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21)。

²² 發現此書之來龍去脈，可參見吳曉鈴：〈七寶遙瞻五色蓮〉，《吳曉鈴集》第 5 卷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273-277。

朝，有賀蘭、西洋諸國國王。似撰於康熙間也。此或是清稿本，未聞有他本流傳。²³

吳曉鈴在此基礎上對該書的版本著錄做了不少補充和訂正，如提出此本非清稿本等，並簡介《碧天霄霞》六齣戲之內容。2017年新版《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目》對板式著錄有所更正：

《碧天霄霞》(Bi tian xiao xia)

清間(約1644-1795)本

一函兩冊；27公分

附注：

著者不詳。

疑為清內府抄本。

框18.5 x 12.9公分，8行20字，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鐫書名，中鐫齣次。

館藏信息：East Asian Library (Gest): Rare books: TD143/948²⁴

吳曉鈴先生是著名的小說戲曲研究專家及目錄學家，他指出「海內公私藏家都沒有這個劇本，又由於國家檔案館所藏有清一代的昇平署的檔案並不完備，見存劇本也沒有這出戲」，²⁵進而提出此本乃「海內外孤本雜劇」。這個說法對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海外漢學界更將該文翻譯成了英文，以「新發現的宮廷戲曲」為副標題，分別刊載於《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學刊》以及另一份漢學期刊，²⁶可說是海外漢學研究中較早提及宮廷戲曲的論文。當然，更吸引學者注意的，是在美國發現了戲劇孤本。而幾乎同一時期，

²³ 屈萬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581。

²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1060；相關資料亦可見於普大圖書館網頁：<https://catalog.princeton.edu/catalog/9938811273506421>，並提供正文首頁書影，參見：<https://iiif.princeton.edu/loris/CHRBPageImages%2FNJPX95B7236.jp2/full/full/0/default.jpg>，瀏覽日期：2022年3月19日。

²⁵ 吳曉鈴：〈七寶遙瞻五色蓮〉，頁275。

²⁶ Wu Xiaoling, "Glowing Clouds in an Azure Sky: A Newly Discovered Royal Pageant" trans. Lindy Li Mark and Samuel H. H. Cheung,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3, no. 1-2 (1989): 52, 以及 *CHINOPERL Papers*, Volume 14, 1986, pp. 1-14。

在 1979 年出版的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亦未見有題為《碧天霄霞》之雜劇。²⁷

時至今日，不管是使用世界上最大的公用目錄 WorldCat 系統，²⁸或是專業性的中華古籍善本國際聯合書目系統，²⁹若檢索書名《碧天霄霞》，均顯示僅有普大本一種。筆者留意到中國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有一部烏絲欄抄本《碧天霄霞》（索書號 33085，不見於 WorldCat 系統），注為「北京圖書館鈔藏」。此本內容與普大本相同，僅版式上有些微差異：普大本 8 行 20 字，北京圖書館鈔藏本則為 10 行 20 字。吳曉鈴先生曾提及，在普林斯頓大學訪見《碧天霄霞》時，「承蒙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的浦安迪教授（Prof. A. H. Plaks）和高友工教授的好意」，³⁰允許他複製了一件副本，或即此「北京圖書館鈔藏」本之由來。如此看來，《碧天霄霞》是否確為「海內外孤本雜劇」？

版本 2、乾隆安殿本六種

吳曉鈴先生著文將《碧天霄霞》公諸於世約 30 年後，文化藝術出版社在 2012 年影印出版了中國藝術研究院藏《珍稀曲本叢刊》第一輯，其中包括一套《乾隆安殿本》六種。單看書名，似乎與《碧天霄霞》毫無關係，但若仔細比對劇本內容，可發現所謂《乾隆安殿本》六種，其實內容與普大本《碧天霄霞》完全相同，同樣包括《大佛升殿》、《千秋海晏》、《山靈朝扈》、《諸仙祝嘏》、《萬國來朝》、《四海昇平》。由此我們可知，除了美國

²⁷ 該書於 1961 年完稿付排，1964 年打好紙型待印，但遲至 18 年後才得以出版。1979 年出版時仍「用一九六四年紙型付印，不再重校」。見傅惜華：〈出版說明〉，《清代雜劇全目》，頁 2。

²⁸ 《全球聯合目錄》Worldcat，「《碧天霄霞》檢索結果」，參見：https://www.worldcat.org/title/bi-tian-xiao-xia/oclc/52237008&referer=brief_results，瀏覽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普大本 OCLC 系統控制編碼為 52237008。除普大本之外，WorldCat 顯示康奈爾大學圖書館藏有《碧天霄霞》之複印件（館藏記錄為 1988 年左右），筆者未經眼，疑即 *CHINOPEL Papers* 編者在出版吳曉鈴英文稿時所提及普大提供之複印件，見“Glowing Clouds in an Azure Sky: A Newly Discovered Royal Pageant,” 7。時 *CHINOPEL Papers* 由康奈爾大學出版。

²⁹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參見：<http://202.106.125.224/allSearch/searchList?searchType=62&showType=3&pageNo=1&searchWord=%E7%A2%A7%E5%A4%A9%E5%AE%B5%E9%9C%9E>，瀏覽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³⁰ 吳曉鈴：〈七寶遙瞻五色蓮〉，頁 273。

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碧天霄霞》以外，至少另外還有一套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本，雖不題為《碧天霄霞》，但其實是同樣的六部宮廷戲曲。

《乾隆安殿本》六種與《碧天霄霞》一樣，亦屬於吳曉鈴所描述宮廷「內抄本」系統，曲詞及賓白一律每行低二字，「聖人」、「天家」、「皇恩」等涉尊處則抬頭頂欄，而且同樣為 8 行 20 字，文字內容亦基本相同。然而，兩部書的性質有所不同。吳曉鈴曾指出，「根據《碧天霄霞》的裝幀和款式，可以證明只能是『安殿本』的待謄本，因為還有一些誤字」。³¹相反地，《乾隆安殿本》六種則極具皇家氣派，一函六冊，封面為明黃灑金紙，絲質書籤，³²各冊書首鈐三大乾隆御印，分別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太上皇帝之寶」及「八徵耄念之寶」。內恭楷精鈔，如《碧天霄霞》本的《大佛升殿》有「（羅漢白）我等駐錫獅林傳經鹿苑恭逢聖駕時巡因此浮杯西渡」句，³³駐錫二字在《乾隆安殿本》則作「駐錫」。³⁴

更值得注意的是，《碧天霄霞》有目錄頁，明確將《大佛升殿》、《諸仙祝嘏》、《千秋海晏》、《山靈朝扈》、《萬國來朝》、《四海昇平》作為第一至第六齣戲依次排列。《乾隆安殿本》則不但沒有目錄，這些戲也抄寫於六個獨立分冊，似乎無一定承接順序。³⁵如果說目錄學家將《碧天霄霞》定位為「一部」戲（屈萬里謂「此劇分六出」）、一個劇本（吳曉鈴），那《乾隆安殿本》只是近人按照劇本的性質作用對六種獨折雜劇所擬定之書名。

齊如山先生的目錄說得更清楚，其《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分四大部，其二為「昇平署劇本曲譜提綱」，按其應用性質分之，如安殿本、存庫本、總底稿本等等。在「乾隆晚年安殿本」一類劇本下，齊如山著錄以下六冊：

³¹ 吳曉鈴：〈七寶遙瞻五色蓮〉，頁 274。

³² 《乾隆安殿本》六種的影印出版即依照原書原貌再現皇家戲本的面貌，見陶璋：〈出版說明〉，收於陶璋等編：《乾隆安殿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年），頁 3。

³³ 《碧天霄霞》本第一齣《大佛升殿》，頁 2 上。此據“Glowing Clouds in an Azure Sky: A Newly Discovered Royal Pageant,” 9 所載之書影。

³⁴ 《乾隆安殿本》，無頁碼，此句在正文第 19 行。

³⁵ 這種情況與王文治為乾隆南巡所寫《浙江迎鑾樂府》九種有些相似。王氏所作九種曲，有一南府抄本僅收其中四種，且順序有異。詳見拙文 Tian Yuan Tan, “Song of Dragon Well Tea and Other Court Plays: Stage Directions, Spectacle, and Panegyrics,” in Patricia Sieber and Regina Llamas, eds.,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ter 13, pp.313-314。

諸僊祝嘏 一冊
四海昇平 一冊
千秋海晏 一冊
山靈朝扈 一冊
大佛升殿 一冊
萬國來朝 一冊（以上齊如山藏）³⁶

據此可知齊如山舊藏此六冊戲本並無總名，³⁷「乾隆晚年安殿本」並非書名而僅僅為其分類而已。既非總集，則可理解何以《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對此六冊著錄之順序不同於《碧天霄霞》六齣之排次。

版本 3、異艷堂六種曲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藏有一部曲集，題為《異艷堂六種曲》，惜未經眼，據該所目錄著錄：

異艷堂六種曲
（清）□□撰
鈔本 二冊 853.5/6290-48 ³⁸

目錄所提供之信息有限，單就書名而論，或許會猜測《異艷堂六種曲》是某位明清文人私家刊印的戲曲作品，似乎與宮廷戲曲無關，亦不會與《碧天霄霞》作聯想，但實際上《異艷堂六種曲》與《碧天霄霞》內容相同，收錄的是同樣的六齣戲，只不過此集冠上了另一總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如下：

異艷堂六種曲六卷清抄本
萬國來朝一卷
四海昇平一卷
大佛升殿一卷
千秋海宴一卷
諸仙祝嘏一卷

³⁶ 齊如山：《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頁 85。

³⁷ 可相較於《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另外所列「乾隆朝安殿本」一類劇本，共列有十種，後有小字注明「以上十種總名太平祥瑞」，同上註。

³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古籍善本書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1993 年），頁 289。

山靈朝扈一卷³⁹

再查看《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未見《異豔堂六種曲》之條目，這是因為該提要的著錄原則是「一劇一目」。它不把《異豔堂六種曲》視為一部劇，而是一個總集。因此，《古本戲曲劇目提要》中不做總題（如《異豔堂六種曲》）的著錄，而是分別著錄該總集所含之六齣戲，即視《大佛升殿》等為單獨的一部劇，一劇一目，在個別條目下才分別列明《大佛升殿》為《異豔堂六種曲》之一、《千秋海晏》為《異豔堂六種曲》之二等，依次為《山靈朝扈》、《諸仙祝嘏》、《萬國來朝》及《四海昇平》。⁴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均注明《異豔堂六種曲》藏於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未注明有他本。

不管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所藏《乾隆安殿本》六種，或是中國社科院圖書館藏的《異豔堂六種曲》，皆與《碧天霄霞》所收的六齣戲《大佛升殿》、《諸仙祝嘏》、《千秋海晏》、《山靈朝扈》、《萬國來朝》及《四海昇平》內容相同。類似情況還不限於此，筆者之後又陸續發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太平雜劇》（索書號 33019）及傅惜華藏《碧雲霄霞》⁴¹二種亦收錄同樣的六齣戲。這裏提及的至少五個版本，反映了宮廷演劇「異名同本」的現象。單就題名而論，貌似是不同的文本而無關聯，但實際上不僅都是清代宮廷承應戲，而且內容完全相同。

由此可見，即使現今已有大量關於宮廷文本的著錄研究及相關目錄的出版，研究者在面對類似《碧天霄霞》的情況時，仍面對幾個問題。從 1980 年代被視為「海內外孤本」的美國藏本《碧天霄霞》，到後來發現還有眾多版本也同樣收錄了這六齣或六種戲曲，只不過它們以各式各樣的劇名（或一字之差，如《碧天霄霞》、《碧雲霄霞》；或迥然相異，如《乾隆安殿本》、《異豔堂六種曲》、《太平雜劇》），以及或為總題、或為散齣之不同面貌，

³⁹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063-2064。

⁴⁰ 各劇劇情概要可參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北京藝術出版社，1997 年），頁 794，此不一贅述。中國書店 2013 年秋季書刊資料文物拍賣會曾出現另外一本清乾隆昇平署朱墨寫本《異豔堂六種曲》。根據該拍賣會所附照片，可印證此這些劇目的順序：劇名墨筆書於黃綾書簽上，如《大佛升殿 一》、《萬國來朝 五》等。參見：http://pmgs.kongfz.com/detail/1_438601/，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⁴¹ 參見傅惜華：〈碧雲霄霞曲譜書後〉，《北京畫報·戲劇特號》第 4 卷第 34 號，1931 年 2 月 3 日。

隱藏於個別目錄或論著當中，造成研究上的碎片化。結果讀者只知其一而不知其它，僅有片段的掌握。

比方說，齊如山《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將昇平署劇目、曲譜、提綱等總共分為 50 類，其二「乾隆晚年安殿本」類劇本下著錄了這六齣戲（無總名），而其三十二「承應戲底稿本」類則著錄傅惜華所藏《碧雲霄霞》二冊，但僅標總題，未列該集子目。⁴²又，上文提及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未見有題為《碧天霄霞》之雜劇。但其實該目錄分別著錄了這六齣戲，包括中國戲曲學院藏本，即如今已影印出版的《乾隆安殿本》六種。⁴³傅惜華先生還曾著文單獨介紹《碧雲霄霞》，述及此集所收六種曲之題目及性質（「皆為單折雜劇」），⁴⁴然未提及與《乾隆安殿本》六種之關係。此外，我們在吳曉鈴先生的論著中分別看到他於 1962 年著錄的北京圖書館藏本《太平雜劇》及 1982 年介紹的美國普大本《碧天霄霞》，但未指出兩部集子收的是同樣的六種曲。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同名異本」的情況。如在此系列六齣戲中，《萬國來朝》及《四海昇平》存有許多版本，且並非所有戲本均屬同一文本系統，很容易出現混亂的情況。例如《乾隆安殿本》本所收《四海昇平》內容其實寫的是「海若帶領四海龍王遨遊海屋添壽獻瑞，並侯眾仙翁到來後齊伸祝嘏。九老跨鶴，壺公捧日月壺，携六十花甲神共慶山河一統、皇壽萬年」。⁴⁵但對照其影印本〈出版說明〉對此戲之介紹：

《四海昇平》描寫的是文昌帝君引天神天將、金童玉女去向乾隆皇帝慶賀朝拜。借文昌帝之口敘說英咭喇國仰慕中華帝國，從海路經歷數月，從萬里之外赴大清朝賀，因得到聖天子洪福庇佑，勝利到達，是古今未有的盛事。眾星神前來越海降伏海妖水怪，於是風平浪靜，四海昇平。⁴⁶

⁴² 齊如山：《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頁 8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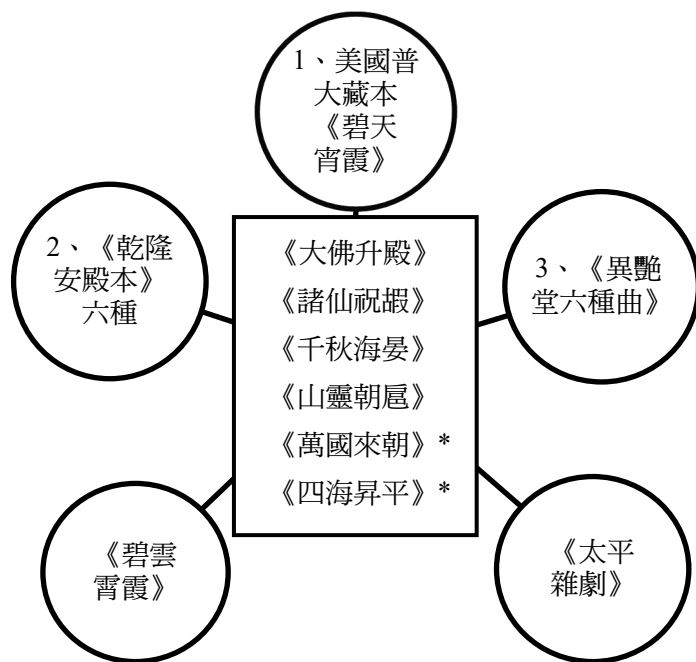
⁴³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頁 383-386。

⁴⁴ 見傅惜華：〈碧雲霄霞曲譜書後〉。

⁴⁵ 與《異豔堂六種曲》本所收《四海昇平》屬同一系統。參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頁 794。

⁴⁶ 見陶璋：〈出版說明〉，頁 3。

此處因忽略了相同题目的戲本亦可能有不同內容，而誤將該《四海昇平》與另一文本系統的同名劇作相等同。⁴⁷其實這是兩本截然不同的《四海昇平》。明清宮廷戲本因多摘取吉祥文字為題，因此同名異本之現象尤其值得注意。



圖一：《碧天霄霞》等同內容文本關係圖
（*標識亦有同名異本之他本系統）

（二）割裂的世界：民間／文人／宮廷

戲曲在創作、傳播及接受上，均與中國社會各階層文化密切相關。我們在整理中國戲曲發展史或探究某一部劇作時，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從民間、文人、宮廷三個不同階層角度來進行。雖然亦關心三者間的交集，但歷來研究更著重於單一世界的脈絡梳理，導致不同文本世界呈現一種割裂的局面，彼此之間的各種關聯不易顯見。

⁴⁷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本《四海昇平》即屬此另一系統，可參該院網頁對此戲本之介紹及書影：<https://www.dpm.org.cn/ancient/text/120570.html?hl=>，瀏覽日期：2022年4月2日。

1. 文本脈絡與戲本形態

《獅吼記》是明代劇作家汪廷訥（約 1569-1628 前後）的代表作，全劇二卷三十齣，屬文人軼事劇，敷演陳慥懼內事，並誇張其妻柳氏之忌妒，為傳奇中諧劇之傑作。⁴⁸本事見蘇軾詩文、洪邁《容齋隨筆·三筆》「陳季常」條、署名蘇軾的隨筆《調謔篇》之「獅子吼」條等。⁴⁹

戲曲史或文學史上提及《獅吼記》，關注更多的是汪作的全本刊刻，包括現存京都大學藏明萬曆汪氏自刻本《環翠堂新編出像獅吼記》，⁵⁰以及更為通行的明末毛晉編汲古閣刻《六十種曲》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據以影印）。⁵¹此類《獅吼記》刊本在文人之間傳閱、評點，可稱之為「文人讀本」系統。

與此相對，有另一類《獅吼記》戲本可歸納為舞臺演出劇本，如明清各種戲曲俗曲選集和曲譜所選《獅吼記》折子戲。⁵²本節以幾種同樣題為《獅吼記》的戲本為中心，探討劇本的流傳與戲本形態的演變。有別於共三十齣的全劇刊本，此類《獅吼記》戲本僅收錄其中四齣折子戲，且具明顯的舞臺印記。

（1）民國朱色石印本《獅吼記》

舉傅惜華藏民國朱色石印本一冊為例，半葉 10 行，行 27 字，小字雙行，卷端題《獅吼記連四齣》，內容如下：⁵³

第一齣題〈柳氏摔鏡〉，據《獅吼記》原作第九齣〈奇妒〉改編；

第二齣題〈陳慥遊春〉，據原作第十齣〈賞春〉；

第三齣題〈東坡明義〉，據原作第十一齣〈諫柳〉；

⁴⁸ 關於此劇主題、風格之細緻分析，可參蔡欣欣：〈以戲謔寫風教的《獅吼記》〉章，《雜技與戲曲》（臺北：國家出版社，2008 年）。

⁴⁹ 參〔明〕汪廷訥：《〈獅吼記〉本事與版本小考》，《獅吼記》，收於黃竹三、馮俊傑主編：《六十種曲評注》第 20 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81-597，附錄。

⁵⁰ 〔明〕汪廷訥：影印本《環翠堂新編出像獅吼記》，收於黃仕忠、金文京、喬秀岩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1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⁵¹ 〔明〕汪廷訥：《獅吼記》，收於〔明〕毛晉編：《六十種曲》第 10 冊，《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 年）。

⁵² 詳見李玫：〈論明清流行的折子戲對傳奇原作主題的改變——以明代汪廷訥《獅吼記》為例〉，《銅仁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10 期（2018 年 10 月），頁 17-20。

⁵³ 該本已影印收於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第 10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此外，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亦藏有一本，索書號「雙紅堂-戲曲-13」，編號 D8392000，全文可見於該所影像資料庫：<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

第四齣題〈季常夢怕〉，據原作第十三齣〈鬧祠〉。

《獅吼記連四齣》(下文簡稱《連四齣》本)正文承載了豐富的穿戴提示及表演身段相關之信息。先看文人讀本系統的《環翠堂新編出像獅吼記》(簡稱原作)第九出〈奇妒〉之開場：

【(南呂)引子·一翦梅】(生上)談空說有遇名僧。勘破浮生。
了悟無生。一爐香篆數函經。欲斷塵情。尚戀凡情。
冠天履地學為儒。無奈青雲事業虛。近向西來探祕密。黃花翠竹
盡真如。小生自在東坡雪堂。得與佛印禪師。謬結同心之契。常
聆出世之談。……⁵⁴

據此改編的民國朱色石印本《獅吼記連四齣》第一齣〈柳氏捧鏡〉雖然同樣是由生唱【一翦梅】開場，曲文承襲原作而有部分增刪：

(生扮陳慥戴巾穿道袍袖扇子從上場門上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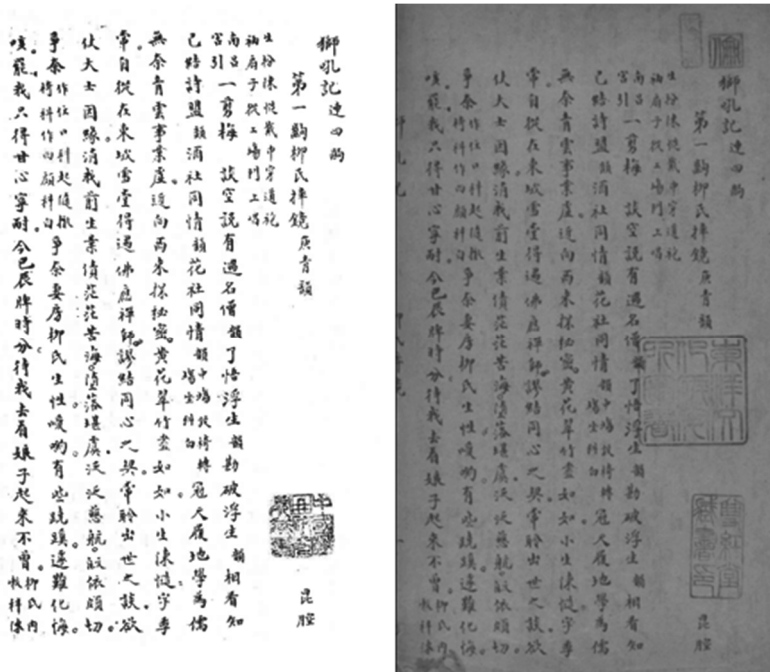
【南呂宮引·一翦梅】談空說有遇名僧(韻)了悟浮生(韻)勘
破浮生(韻)相看知己結詩盟(韻)酒社同情(韻)花社同情(韻)
(中場設椅轉場坐科)冠天履地學為儒。無奈青雲事業虛。近向
西來探祕密。黃花翠竹盡如如。小生陳慥字季常自從東坡雪堂得
遇佛印禪師。謬結同心之契。常聆出世之談。……⁵⁵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連四齣》本中，上場舞臺提示較之原作豐富了許多。例如原作中極為簡單的「生上」二字，在《連四齣》本中成了詳盡標明穿戴的「生扮陳慥戴巾穿道袍袖扇子從上場門上唱」。生唱罷【一翦梅】之後，《連四齣》本亦增加了「中場設椅轉場坐科」等純屬舞臺表演的科介信息。收錄此劇之《傳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形容此民國朱色石印本《獅吼記連四齣》為「崑曲舞臺演出劇本」。⁵⁶

⁵⁴ [明]汪廷訥：《環翠堂新編出像獅吼記》，卷上，頁23上。

⁵⁵ [明]汪廷訥：《獅吼記》，收於王文章主編：《傳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第10冊，頁3。

⁵⁶ 劉效民：「獅吼記」條，收於王文章主編：《傳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頁18。



圖二：民國朱色石印本《獅吼記》

(左)《傳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第 10 冊，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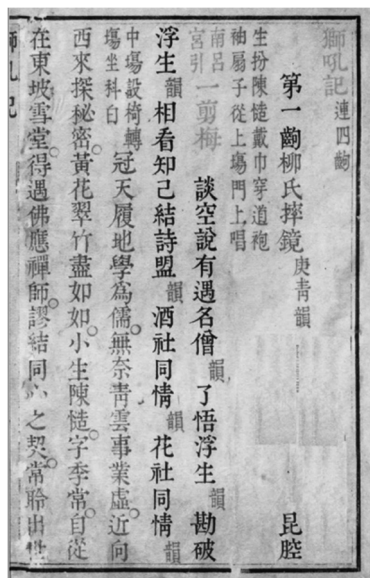
(右)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2)《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

再看另一部題為《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的戲本。⁵⁷此書原為梅蘭芳藏書，今歸於中國藝術研究院。一函一冊，盜青函套，函套題簽《獅吼記》、「內府藏五色鈔本」（實為四色），內夾便紙說明：「在乾隆時上下竟好戲劇，故各府第時有精緻鈔本進呈。」傅惜華指出該本不僅「字倣宋體，整飭謹嚴，有如精槧」，而且分別用四種不同顏色抄寫（計黃色者為傳奇總名、宮調、曲牌；黑色者為齣數、腔名、曲文，及版心之題名、頁數；綠色者為齣目、賓白；紅色者為作科、韻目、句讀），此四色抄本形態乃「仿內府刻本《勸善金科》之例，惟無藍色耳」。⁵⁸

⁵⁷ 今有佚名：影印本《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

⁵⁸ 詳見佚名：〈出版說明〉，《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頁2。傅惜華之考述原見其《綴玉軒藏曲志》，《戲劇叢刊》第4期（1935年10月），頁2下，「獅吼記」條，收於學苑出版社編：《民國京崑史料叢書》第13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頁532。



圖三：《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

乍看書名及版本描述，或會將此精美的清內府四色抄本歸為「宮廷本」或王府進呈本，而與汪廷訥原作的文人傳奇讀本或以上所述「崑曲舞臺演出劇本」《獅吼記連四齣》區別開來。然展卷一覽，則會發現該《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除了在裝裱抄寫上精美許多以外，其實在文字內容方面與上文介紹的「崑曲舞臺演出劇本」《獅吼記連四齣》完全相同。此外，此四齣〈柳氏摔鏡〉、〈陳慥遊春〉、〈東坡明義〉及〈季常夢怕〉均流行於清代舞臺上，分別題作〈梳妝〉、〈遊春〉、〈諫柳〉及〈夢怕〉（亦名〈三怕〉），如《俗文學叢刊》即收有〈梳妝〉、〈三怕〉等多齣與《獅吼記》相關的散出抄本。⁵⁹

換言之，研究者接觸到的不同《獅吼記》戲本當中，儘管也許以迥異面貌或文本形態出現，如較為常見、價格較便宜的石印本或是稀見的內府精鈔本，又或是被貼上截然不同的描述標籤，如所謂「崑曲舞臺本」或「王府進呈本」，它們在內容上可能完全相同。若我們相信此書確如所夾便條所言乃「王府進呈本」，那它可能是在民間演出舞臺本的基礎上，經由王府抄寫並進呈至清宮的一個本子。儘管從板式上可稱之為「宮廷本」，但正如一

⁵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俗文學叢刊》第一集第 76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77-398。

些論者已提出，清代內廷演出本《獅吼記連四齣》「並非宮廷文人創作，也非專為宮廷演出而創作，而是汪廷訥《獅吼記》中的幾齣折子戲，從民間流入宮廷，稍作改編而成」。⁶⁰

如果要討論以《獅吼記》為題材的嚴格意義上的「宮廷戲本」，即專門為宮廷演出場合創作而留存的戲曲本子，我們必須把研究範圍再次拓展到近年來逐步公開的大量清宮戲劇文獻中。

(3)《節節好音》本《河東獅吼》與《好夢成虛》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卷 7〈承應戲叢編〉錄有《河東獅吼》一劇如下：

無名氏撰。清代以來，戲曲書目，未見著錄。此劇現存版本，
唯有：

清乾隆間五彩精鈔《節節好音》本所收。標名云：《河東獅吼》。

簽注：上元節戲。北京圖書館藏。⁶¹

從劇名《河東獅吼》，可推想應與《獅吼記》相關。《清代雜劇全目》卷 7 還著錄了許多同樣收於《節節好音》的劇目，如著錄於《河東獅吼》之後的是《好夢成虛》，同樣也未見於其它戲曲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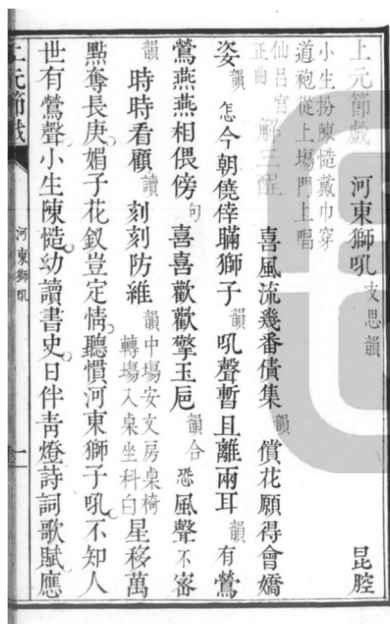
過去《節節好音》因藏於北圖（今中國國圖），不易獲見，對該集所收劇作之瞭解只能止步於目錄上的信息。今隨著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的創建，得以讓讀者在線閱覽部分館藏古籍，其中即包括《節節好音》一書。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這部《節節好音》（善本書號 02420），該館著錄為內府五色精抄本，⁶²8 行 21 字，白口，四周雙邊。《節節好音》乃清宮節令承應戲的合集，包括元旦、上元、燕九、賞雪、祀灶及除夕節戲共 86 種，分 43 卷，每卷收兩部戲。卷 11 收錄兩部「上元節戲」，即《河東獅吼》與《好夢成虛》，由此方知《清代雜劇全目》所著錄的這兩部戲本，不但在《節節好音》中原屬同一卷，且題材均與《獅吼記》相關。⁶³

⁶⁰ 李玫：〈論明清流行的折子戲對傳奇原作主題的改變——以明代汪廷訥《獅吼記》為例〉，頁 19。

⁶¹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頁 395。

⁶² 筆者注：林美周新近完成之博士論文指出此書實為四色抄本，見〔韓〕林美周：《清代宮廷戲《節節好音》研究》（首爾：漢陽大學校大學院中語中文學科博士論文，2019 年），頁 294，「英文摘要」。

⁶³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提供《節節好音》目錄及在線全文閱覽，參見：



圖四：《節節好音》本《河東獅吼》

如果說《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所呈現的更接近於從民間傳入宮廷的文本狀態，《節節好音》本中的《河東獅吼》與《好夢成虛》，雖同樣改編自《獅吼記》，曲文與原作或《連四齣》本相比較，均有較大差異，可說是專門為宮廷演出而編寫的承應戲。作為「上元節戲」，《河東獅吼》一再點出該劇承應之特定節令及場合，一方面小生扮陳髓上場即言：

喜得上元佳節，金吾不禁。昨日瞞過（作住口四望科白）昨日瞞過了娘子，潛到燈市中，遊了半夜。恰好遇着紅樓十二，珠圍翠繞，錦壁輝煌。歌的歌，彈的彈，使小生一時目蕩神遊，如身在洞天福地一般……。

（《節節好音》本《河東獅吼》，頁1下）

另一方面，其妻柳氏也一再指出上元佳節正是自己擔憂的原因：「今日上元佳節，燈市熱鬧，不知我家那禽獸在書房讀書還是在外玩耍，不免到去一看。」（頁2下-3上）

前文已提出，所謂「崑曲舞臺本」與「王府進呈本」的《獅吼記》可能相似，而這些又與清宮特別編演的節令戲本如《河東獅吼》有題材上的因襲關係。然而過去可能囿於個別場域，不一定會把這些不同文本放在一起考慮，導致本文所指出的文本「割裂」的世界。以《獅吼記》的舞臺演出本、王府進呈本與清宮《節節好音》本《河東獅吼》為例，可以提醒我們應當跳脫單一脈絡的思維模式，進一步關注同一劇目在民間、文人與宮廷間的流動與交集。

2. 情節場面的移用

戲曲文本之間的關係，並不限定於上文所述同一題材（如獅吼故事）系列劇作的改編與演變。吳曉鈴舊藏一部《早春朝賀》，乃清宮立春承應之節令戲。該劇包括以下這段情節：

（丑扮小花郎上，白）一生花裡過時光，萬紫千紅夢一場。偷得花兒深巷賣，得錢沽酒亦花香。小子，張府中一個花郎便是。俺家老爺叫我看管花卉，一顆樹也不容損傷，一朵花也不許擅採。我想園中的花木都是我辛勤澆灌，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如今園裏的臘梅、天竹、寶珠、楊妃、紅梅、白梅、水仙、探春，各種名花俱已開了，採幾筐去，賣幾個錢買壺酒吃。酬勞酬勞，也不為過，使得的。（作提花慌忙採花科。小旦扮梅香上，白）花郎。（丑作驚壯，問科，白）姐姐清蚤到園裏來作什麼？敢是偷花么？（小旦白）好打！你在這裏賊頭賊腦偷花去賣，反倒胡賴我，待我去告訴老爺。（作疾走科，丑慌科跪求科，白）饒了我，我這籃花送你罷。（旦笑接花科，白）饒你。方纔夫人吩咐，今日立春，老爺要來遊園，叫你好些打掃花徑。（丑白）知道了。⁶⁴

⁶⁴ 佚名：《早春朝賀 對雪題詩（總本）》，抄本原無頁碼，影印本收入吳書蔭主編：《綏中吳氏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第27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引文見該書頁380-381。亦可參佚名：《早春朝賀》，薛曉金校注整理：《清宮節令戲》（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年），頁80。

這一段小花郎的上場詩及其出場情節，讀者或許覺得眼熟。我們可能聯想到晚明文人湯顯祖的著名劇作《牡丹亭》中，也有一段相似的畫面和文字：

（貼弔場）且喜陳師父去了。叫花郎在麼？（叫介）花郎！

【普賢歌】（丑扮小花郎醉上）一生花裏小隨衙，偷去街頭學賣花。令史們將我揸，祇候們將我搭，狠燒刀、險把我嫩盤腸生灌殺。（見介）春姐在此。（貼）好打。私出衙前騙酒，這幾日菜也不送。（丑）有菜夫。（貼）水也不擔。（丑）有水夫。（貼）花也不送。（丑）每早送花，夫人一分，小姐一分。（貼）還有一分哩？（丑）這該打。……（丑倒介）罷了，姐姐為甚事光降小園？（貼）小姐大後日來瞧花園，好些掃除花徑。（丑）知道了。⁶⁵

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兩個劇本《早春朝賀》和《牡丹亭》僅僅是在喚花郎掃花徑這一情節上異曲同工，而其實在題材上毫無關聯：清宮立春節令戲《早春朝賀》說的是唐代著名宰相張九齡在立春之日，早起朝賀之事。丫鬟梅香傳話，說老爺立春日要來遊園，吩咐花郎掃除花徑；晚明傳奇《牡丹亭》中則是小姐杜麗娘讀書困悶，丫鬟春香出主意可到後花園走走消遣，因此預喚花郎，掃清花徑。

兩個戲本之間的情節雷同應作何解釋？是否可就此以為是明代湯顯祖的傳奇文本直接影響了這齣宮廷承應戲呢？

我們在湯作《牡丹亭》傳奇文本中看到，在小花郎出現之前，春香喚花郎這一場，劇本有「貼弔場」這樣的舞臺提示語。弔場是戲曲行語，可分為前、中、後三種，《牡丹亭》中用的是前弔場，作用是讓次要人物先出場，敘述一番，為主要人物出場，預先作好準備。⁶⁶延此脈絡，若我們將目光從《牡丹亭》的文人讀本轉移到該劇的舞臺本，可發現其實第九齣〈肅苑〉雖然在舞臺上不常演出，但在連演三齣著名的折子戲〈學堂〉、〈游園〉、〈驚夢〉時，通常會在〈游園〉開場前，先由「花郎弔場」，以讓扮演杜麗娘和春香的演員有短暫休息、換裝的時間。此「花郎弔場」，其實就是由〈肅苑〉中花郎的一支【普賢歌】和第二十三出〈冥判〉中判官和花神數花名

⁶⁵ 參第玖齣〈肅苑〉，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丁巳（1617年）刊本《牡丹亭還魂記》，卷上，頁18下-19上；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40。

⁶⁶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56。

的情節拼湊而成，在《集成曲譜》本的〈遊園〉中可見其具體呈現。⁶⁷有論者亦指出，早在明末徐碩園的改本就曾將湯作〈肅苑〉中喝醉的小花郎所唱【普賢歌】與春香一段科誦移到改本第五齣〈驚夢〉（今臺本〈遊園〉）之首。⁶⁸

沿著《牡丹亭》的脈絡系統，我們可以探知「花郎弔場」的發展歷程。然而，如果僅將探索的範圍鎖定於《牡丹亭》一劇的各種文本，是否會留意到像《早春朝賀》這樣一部寫唐代張九齡事的清宮節令戲？或是更可能在無意間即把此類脈絡「系統」以外，貌似無甚關聯的其它文本「割裂」開來，因而錯過它們與《牡丹亭》文本之間隱藏的各種關係？

回頭看《早春朝賀》中小花郎之出場，雖然不唱整支【普賢歌】，但在其上場詩可見保留了部分《牡丹亭》中的文字。此外，《早春朝賀》中數各種名花的部分，雖然總體較為簡略，不及《牡丹亭》舞臺本那樣的詳盡，但值得注意的是，數花在湯作中並不出現於第九出〈肅苑〉小花郎的部分，而是第二十三出〈冥判〉的情節。

這樣一個小花郎出場的情節，同時以各種或繁或簡的面貌出現於經典的晚明文人劇作《牡丹亭》、其流行於民間的舞臺本，以及不同題材的宮廷承應戲中。要理解這一現象，或許關鍵不在於是否能夠證明是某文本 A 影響了文本 B，或 B 影響 A，而是它提供了我們一個啟示：我們應當更關注民間、文人、宮廷文本世界之間的各種關聯。如果說上文獅吼故事之例展現了同一題材的移用、重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某一個情節或戲曲表演段落（如花郎弔場）同樣可以活用於不同文本世界中。此種移接現象，並非全體移用（即不限於同一題材內容之脈絡系統），而是局部的移接，也反映了不同文本世界的交集。

（三）封閉的文本：宮廷內外

歷來「宮廷演劇」多被視為局限於「前廷後宮」所搬演的演劇活動，而其觀眾也僅特定於「帝王后妃或兼及王侯將相、朝臣使節」⁶⁹，演出內容多歌功頌德，似乎僅為皇室所作，因此很容易將之視為一個較為封閉的世

⁶⁷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頁 356-357。

⁶⁸ 蔡孟珍：《重讀經典牡丹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202。

⁶⁹ 參蔡欣欣：〈論歷代宮廷演劇中之小戲〉，收於曾永義、沈冬主編：《兩岸小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1 年），頁 353。

界，與外界並無太多接觸或太大關係。然而，究竟宮廷戲曲的文本世界是否確實如此封閉？在空間上是否僅囿於「前廷後宮」之內？

從上文所舉的幾個例子可見並非如此，其實宮廷演劇與中國戲曲史、文學史多有關聯，不管是對於文人戲曲創作或是民間演劇文化，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民間、文人與宮廷三者之間組構出相互交流匯通的關係網絡。

此外，所謂「宮廷戲曲」的承應編寫，並不侷限於京城皇宮的範圍。康、乾二朝，各地安排接駕的迎鑾戲曲或是地方進呈的祝嘏劇本，時有所見，形成清宮戲曲的一道特殊文化景觀。這類戲曲，筆者姑且概括稱之為「地方承應戲」，雖然同樣是為皇帝觀賞所作，卻都是在宮廷以外創作或演出，多數由當地官員士紳召集文人曲家編排承應。它們一方面可視為內廷演劇傳統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宮外文人或民間社會的產物。⁷⁰

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甚至擴及海外，與戲曲的域外傳播及接受密切相關。宮廷戲曲的觀眾，不僅限於清朝皇室及王公大臣。演劇是清朝用以對外炫耀其國力及文化的其中一種方式。清朝皇帝經常邀請外國使節觀賞戲曲演出，一方面作為接待的禮儀，另一方面亦可藉此展示其雄厚國力及壯麗景觀。因此，外國使節的觀劇經驗及記錄，亦為理解中國（尤其是清中葉）宮廷戲之重要文獻史料。⁷¹

這方面的文獻材料非常豐富，下文將以 19 世紀初在英國出版的一篇文章為例。1817 年，英國著名漢學家及外交官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在倫敦出版了元雜劇《老生兒》的英譯本（*Laou-seng-urh*），這是中西文學交流史上第一部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中國戲劇。該譯本卷首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為「A Brief View of the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ir Theatrical Exhibitions」，可譯為〈簡論中國戲劇及其舞臺展現〉。題目

⁷⁰ 此為筆者「二〇一八潘黃雅仙人文講座」第三場演講「宮廷之外——『地方承應戲』的文化空間與地景書寫」之主要內容。

⁷¹ 學界對此已多有關注，可參王政堯：《清代戲劇文化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書末所附錄三種朝鮮及英國使節團所記錄有關清代戲劇的資料；趙山林：〈一位朝鮮學者眼中的中國戲曲——讀《熱河日記》〉，《上海戲劇》2004 年第 1、2 期合刊，頁 44-45；陳大康、漆瑗：〈《熱河日記》與中國明清小說戲曲〉，《明清小說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186-192；程芸：〈《燕行錄》戲曲史料的學術價值初探〉，《中國戲曲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2 期（2013 年 2 月），頁 65-69；〔韓〕金文京：〈朝鮮燕行使が見た清朝の演劇〉，收於〔日〕磯部彰編：《清朝宮廷演劇文化の研究》（東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2014 年）；陳正宏：〈越南燕行使者的清宮遊歷與戲曲觀賞〉，《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 年第 5 期，頁 31-40。

起得很寬泛，但實際上材料多取自歐洲使節觀賞宮廷戲的記錄。若將宮廷戲放到中國和域外的交流史來看，外國使節到中國最早看到或甚至唯一看到的中國戲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宮廷戲，因為清朝宮廷「不變地總是以戲劇演出來作為招待外國使節的娛樂」。⁷²又，因為德庇時文中所指的「中國戲劇」，其實都是「宮廷演劇」，我們甚至可以說：一位 19 世紀西方讀者如果藉由德庇時〈簡論中國戲劇及其舞臺展現〉一文初次接觸中國戲劇，其對中國戲劇的理解，則同樣來自於宮廷演劇。

〈簡論中國戲劇及其舞臺展現〉中包括了曾陪同俄國使節到訪北京的蘇格蘭人約翰·貝爾(John Bell, 1691-1780)的遊記。和其他外國使節一樣，貝爾一行人也曾受邀觀賞宮廷餘興節目，包括摔跤、模擬打鬥、翻筋斗以及各種煙火表演等。⁷³貝爾詳細記錄了當時一位清朝皇子給使節團安排的另一項比較精彩的戲劇娛樂：

There entered on the stage seven warriors, all in armour, with different weapons in their hands, and terrible vizards on their faces. After they had taken a few turns about the stage, and surveyed each other's armour, they at last fell a quarrelling; and, in the encounter, one of the heroes was slain. Then an angel descended from the clouds, in a flash of lightning, with a monstrous sword in his hand, and soon parted the combatants, by driving them all off the stage; which done, he

⁷² Anonymous editor, "A Brief View of the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ir Theatrical Exhibitions," in *Laou-seng-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 A Chinese Drama*, translated by John Francis Davis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ix. 該文並未署名，一些論者以為是德庇時本人所作，如葛桂錄：《中英文學關係編年史》(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頁74。A. Owen Aldridge則存疑，認為可能是德庇時所作，也可能出自他人之手。See Aldridge Owen, "The First Chinese Drama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Studies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dram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d. by Yun-Tong Luk, 185. 筆者在 Davis 的另一本論著發現他曾引用此文並指這是《老生兒》譯本編者的觀點，見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6), vol.2, p.179。又，德庇時曾謂他的《老生兒》譯本有幸由吧龍爵士(Sir John Barrow, 1764-1848)編輯，據此可推測吧龍或為"A Brief View of the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ir Theatrical Exhibitions"一文之作者，見 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68。

⁷³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cited from "A Brief View of the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ir Theatrical Exhibitions," xx.

ascended in the same manner he came down, in a cloud of fire and smoke. This scene was succeeded by several comical farces, which, to me, seemed very diverting, though in a language I did not understand.⁷⁴

（戲臺上出現了七位武士，皆身穿盔甲，手持不同兵器，臉上還戴著可怕的面具。他們繞場走了幾圈，視察了彼此的兵器，最後爭吵了起來。在交鋒中，其中一位英雄被殺了。這時，一位天將手握巨劍，如一道閃電般從雲朵間飛降而下，很快地就把這些爭鬥中的武士分開並把他們趕下臺。任務完成後，他仍用之前臨凡的方式，乘著煙火雲朵又升上了天。緊接著這一幕的是幾齣詼諧的鬧劇。在我看來，似乎是非常有趣的，雖然它們用的是我不懂的語言。）

貝爾筆下的這位天將臨凡、升天的方法，用的應該就是宮廷大戲劇本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雲兜」，又稱為雲勺、雲椅子或雲板等，是用於天井的一種升降器。雲兜、雲勺、雲椅子一般只能乘一人，大雲板則可多至七、八人，如《昭代蕭韶》第二本第十五出就有多人「同乘大雲板從天井下至壽臺」、「同上大雲板起至半空科」等文字記錄。⁷⁵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對雲兜的具體裝置有詳細描述。⁷⁶

諸如此類的記載和描述在各式外國使節及隨從人員的記錄中層出不窮。在所有關於中國宮廷演劇的外國記錄當中，最為人所知的也許來自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爵士（Earl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的中國之行，即英國與中國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觸。馬戛爾尼曾受邀參加乾隆皇帝在熱河行宮舉行的萬壽慶典活動，其日記中詳細記錄了當時所觀賞的一些宮廷戲曲演出。⁷⁷

正如貝爾遊記中所說：「它們（中國戲劇）用的是我不懂的語言。」歐洲使節由於不諳漢語，因此其記錄更多是印象式的描述而甚少確指某一劇

⁷⁴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cited from “A Brief View of the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ir Theatrical Exhibitions,” xxi.

⁷⁵ 龔和德：〈清代宮廷戲曲的舞臺美術〉，《戲劇藝術》1981年第2期，頁44。

⁷⁶ 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262。

⁷⁷ 馬戛爾尼使節團中有多人出版了與此行相關的記錄及著述，詳見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年），頁265-297。

目。與此相比較，漢文字文化圈內其它使節的記錄，則更具針對性並包含明確的信息。例如，在朝鮮《燕行錄》中廣受學界關注的朴趾源（1737-1805）所著《熱河日記》，即記錄了他於乾隆 45 年（1780）隨朝鮮使團到中國參加乾隆七旬萬壽盛典所目睹之盛況：

八月十三日，乃皇帝萬壽節，前三日後三日皆設戲。千官五更赴闕候駕，卯正入班聽戲，未正罷出。戲本皆朝臣獻頌詩賦若詞，而演而為戲也。⁷⁸

不僅如此，朴趾源還一一列出了該次祝壽演出的 80 部劇本如《九如歌頌》、《萬壽無疆》等劇名。更值得注意的是，《熱河日記》還披露其中一部宮廷戲《九如歌頌》的作者，其實就是當時陪同朝鮮使節團的一位官員尹嘉銓（1711-1781）。⁷⁹尹嘉銓曾經擔任翰林院編修、大理寺卿等官職。⁸⁰《清代雜劇全目》著錄此劇謂「無名氏撰。清代以來，戲曲目錄，未見著錄」。⁸¹《九如歌頌》或為官員尹嘉銓所作這一個案，或許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在大量的所謂「無名氏」宮廷戲曲中，是否還有類似的情況？若能善加利用這些域外文獻，可豐富我們對宮廷演劇各方面如舞臺表演、劇目署名等的歷史認識與多角度的觀察與記錄。由此亦可知，宮廷戲曲的文本世界並非「封閉」，而其實有豐富多面的指涉與關聯。

四、研究芻議：文本世界的鏈接與圓合

（一）取徑：通代視域、遠近閱讀、中外視角

鑒於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困境及挑戰，本文主張以「通代視域」、「遠近閱讀」與「中外視角」等不同研究途徑，嘗試打通不同文本世界的壁壘。

比方說，明清兩代之間的宮廷戲本有無內在脈絡？觀察目前學界的研究狀況，明代宮廷戲曲與清宮承應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兩個分流——前者靠攏於元雜劇之明本（內府本）研究；後者歸屬於清代宮廷文化之研究範疇。此外，明清宮廷戲本與文學史上的經典戲曲作品又有哪些交

⁷⁸ [朝鮮] 朴趾源：〈戲本名日記〉，《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 年），頁 251。

⁷⁹ 據筆者所見，最早發現這條資料的是趙山林：〈一位朝鮮學者眼中的中國戲曲——讀《熱河日記》〉，頁 45。後收入其《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67-368。

⁸⁰ 關於尹嘉銓，詳見 [朝鮮] 朴趾源：《熱河日記》，頁 162。

⁸¹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頁 595。

集？以上文論及《牡丹亭》為例，可看出湯顯祖原作與清代宮廷戲本之間亦可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筆者在開展此研究計畫時，在範圍上有意識地同時蒐集明代及清代宮廷戲本，意在以跨明清兩代之「通代視域」審視宮廷演劇。⁸²

此外，作者不明的宮廷演劇要如何與傳統上注重文人戲的文學史書寫模式接軌，在個別劇本研究與整體曲壇面貌之間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戲本的閱讀方面，我們也許更熟悉於如何閱讀經典戲曲文學作品——一種立基於個別劇作家或單篇作品，深度挖掘並細細品味的閱讀範式。然明清宮廷戲曲呈現了不同的問題及閱讀上的挑戰。當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兩部劇作，而是上萬冊的宮廷戲本時，在方法上應如何系統整理及研究如此大規模的無名氏作品仍值得探索。是否需要一套有別於研究經典戲曲文學作品的方法，其研究又要如何與戲曲史及文學史接軌？我們能否在細讀或近讀（Close Reading）與數位人文學界常使用的「遠讀」（Distant Reading）⁸³之間，尋找一種適用於宮廷戲本的閱讀與研究方法？⁸⁴

除了戲本及本國的文獻史料以外，域外的文獻記錄亦彌足珍貴。前文已說明，外國使節的觀劇經驗及記錄，是理解中國宮廷戲之重要文獻史料。在西文文獻方面，筆者目前以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所藏一套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共 654 冊）為中心整理相關資料，⁸⁵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資料則以朝鮮與越南的各種燕行錄為主。⁸⁶一方面，現存清宮演劇檔案多為道光朝以後之文獻，外國觀眾之記錄正好可作為線索佐證。另一方面，有一些在本國文化中不會特意留意記錄之人事物，反而見於外國使節的紀錄中，成為研究清代宮廷戲的重要材料。同時，在異域所

⁸² 關於本研究計畫之詳情及進展，可參計畫網站：<https://textcourt.orinst.ox.ac.uk/>。

⁸³ 最早源自 Franco Moretti 之研究，然目前學界通用之 Distant Reading 一詞涵蓋面更廣。參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New York: Verso, 2013)。

⁸⁴ 關於如何在戲曲文學史的脈絡下「閱讀」宮廷戲本的討論，詳見拙文“*Song of Dragon Well Tea and Other Court Plays: Stage Directions, Spectacle, and Panegyrics*,” Chapter 13, pp.309-324。

⁸⁵ 這套書籍已經數位化，參見：<https://primarysources.brillonline.com/browse/western-books-on-china>，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⁸⁶ 如韓國數位系統연행록중간증보판（燕行錄叢刊增補版），參見：<https://www.krpia.co.kr/product/main?plctId=PLCT00004966>，以及《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見所感，有時亦會引發對自身文化類似經驗的聯想。比方說，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第一大副安尼爾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接觸清宮承應戲之後指出，這些中國宮廷戲劇娛樂「非常壯麗典雅」，而且讓他想起了在倫敦以馬戲團式的娛樂和舞臺效果著稱的沙德勒之井劇院（Sadler's Wells）或艾斯特利圓形劇場（Astley's Amphitheatre）。⁸⁷

（二）初步實踐：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的建置

為了推進以上幾個方面的研究構想，本計畫首先著手建立一個《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目前構想擬就數量較少的明代宮廷劇本（如《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及已重印的大量清宮戲本（如《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平署戲本》、《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綏中吳氏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等）入手，先建立一個宮廷戲本及其相關外國文獻的資料庫，在此基礎上對一部分明清宮廷戲本進行實驗性的文本研究比對及資訊提取，以期開展新研究課題。

在嘗試將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引入明清宮廷戲曲研究領域的過程中，須考慮及面對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雖然數位人文研究蔚成風氣，並已取得不少引人矚目的成果，但很多時候大家或許會忽略重要的一環——要對任何課題進行數位人文研究，前提是首先必須掌握該課題相關文獻的電子文本。目前雖已有多種關於漢學、漢籍的全文數據庫、文獻資料庫及數位典藏等等，但相較於史學或經學領域，文學類或者說集部資料的數位化工作顯得滯後，非「經典」的通俗文學文本更在少數。⁸⁸明清宮廷戲本，未見收錄於目前通行的全文數據庫，亦無現成的電子文檔。因此，若想運用數位人文的方法研究宮廷演劇，首先必須從基礎工作做起，先建置其電子文本。宮廷戲曲文本絕大多數為較不「規範」的抄本，使用「光學字型辨識技術（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簡稱 OCR）」辨識率仍未臻理想，必須輔以「人工輸入」或校訂，因此極為耗時。目前在本研究計畫的網站上，已建置了一小部分明

⁸⁷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containing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s of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c. &c.* (London: Printed for J. Debrett, 1795), p.155.

⁸⁸ 以目前較為通行的 CTEXT（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所收文本性質及數量為例，可見此不均衡現象。

清宮廷戲曲文獻的數位典藏。⁸⁹由於宮廷戲本的數量龐大，期盼未來有更多同仁參與共同建置。

其次，在文本標記方面，本計畫選擇使用 TEI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的標誌標準。⁹⁰TEI 作為一個國際標準，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互用性，不僅所建置的數位文本能夠保存久遠，我們更希望借此與國際數位人文學科接軌、對話。比方說 TEI 有專門為戲劇文類設計的結構標記模組，採用該模組等於使用一種國際數位人文的「共通語言」，為本計畫提供與其它使用 TEI 標準研究不同戲劇文本的國際學術團隊交流、互用之可能性。然而，此 TEI 戲劇模組更適用於西方戲劇的模式，因此要對中國宮廷戲本進行 TEI 標記，我們也要同時兼顧漢學研究的特殊需要及戲曲特有的曲文結構等因素。在考慮如何與國際標準兼容、接軌的同時，亦有必要建構一套適用於中國宮廷戲劇的 TEI 樣式。我們期盼在完成此項目以後，通過 TEI 標記之宮廷戲曲文本，也能引起漢學圈以外的數位人文學者如西方戲劇研究者的注意，進而瞭解或關注明清戲曲與其他文化之戲劇在結構上之異同。

上文已述，宮廷戲曲十分龐雜，且對多方面的文本世界有所指涉。通過數位化的嘗試，本計畫將以明清宮廷戲曲相關中外文獻為中心，構建一個較為完整宏觀的文本世界。通過建置《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筆者希望藉著數位人文這一輔助工具，提供研究者從不同視角分析並利用這些文本的渠道，協助我們對明清宮廷演劇的不同文本世界進行鏈接與圓合。筆者將之歸納為四種不同的鏈接關係：

- 鏈接 1：內部鏈接（宮廷戲本之間的關係）；
- 鏈接 2：外部鏈接（與人物、場合、地方等的關係）；
- 鏈接 3：外部鏈接（與視覺及物質文化等的關係）；
- 鏈接 4：跨文化鏈接（中外互通與交流）。

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龐大而豐富，前輩學者的書目文獻提供了我們許多或隱或顯的線索，而宮廷戲本文獻的陸續影印及公開亦提供了我們直接研究

⁸⁹ 數據庫仍在建置階段，資料將時有更新，參見《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TEXTCOURT Database) 計畫網站：<https://textcourt.orinst.ox.ac.uk/database/>。

⁹⁰ 關於宮廷戲本數位化與文本標記所涉之技術層面問題，筆者與研究團隊同僚將另外撰文專門討論，在此不做詳盡介紹。

戲本的可能性。我們應如何善加利用傳統書目的豐富信息及數位人文的研究可能性？

回到前文所提到的「片段的掌握」中《碧天霄霞》的例子，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諸如《碧天霄霞》、《乾隆安殿本》六種及《異艷堂六種曲》等不是分藏於各地、散見於單獨的藏書目錄，而是集中於像《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這樣一個資料庫，我們則能夠更容易、更有效率地發現它們其實是異名同本、相同內容的六齣戲。

在數位化的系統環境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通過劇目代碼的設定來鏈接這些異名同本的不同戲本。在《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中，目前我們已發現並比對過的《碧天霄霞》、《碧雲霄霞》、《乾隆安殿本》六種、《異艷堂六種曲》、《太平雜劇》五種因為均屬同樣內容，因此可皆以代碼 Q90427 指代，並分別附以「01」、「02」等後綴（依次為 Q90427_01、Q90427_02 等）以區別同劇之異名（alternative title）。如此一來，異名同本的這五套清宮承應戲即可一目瞭然。

此外，在面對一些同名異本的複雜戲本情況時，我們也可以運用類似的方法消除歧義。仍以《碧天霄霞》為例，在所收六種曲中，其中兩種《萬國來朝》與《四海昇平》就有此現象，甚至造成上文所提及將不同故事內容的《四海昇平》張冠李戴的情況。我們在《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中，嘗試將眾多題為《四海昇平》的戲本分為兩大文本系統：以海若開場的文本系統（如《乾隆安殿本》）代號為「Q00371_01」，而以文昌帝君開場的另一系統則配以不同代號「Q00156_01」，如此一來容易做區別。同一系統下的不同版本可再進而以英文字母依序做區分，如「Q00156_01_A」、「Q00156_01_B」等。

此外，TEI 文本標記也允許我們對宮廷戲本中的人物、地點、物件、場合等做各式的內容標籤。再舉小花郎情節場面移用為例。上文述及清宮節令戲《早春朝賀》與《牡丹亭》之關聯，僅僅是基於筆者的閱讀經驗與聯想。單一研究者的閱讀廣度與觀察所及畢竟有限。明清還有哪些作品涉及類似的小花郎情節場面？個別讀者可能就其閱讀經驗有不同的聯想，但不免都有所局限。我們可以設想，若在《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中對所收戲本進行文本標記時加上「小花郎」等不同內容標籤，可以協助研究者尋找更多戲本之間的文本關聯。

下以《碧天霄霞》中的另一齣戲《萬國來朝》為例，進一步說明四種鏈接的不同可能性。

版本方面，《萬國來朝》一劇頗為複雜，在清代不同抄本之間亦存在同名異本之現象，⁹¹在數據庫的著錄方面處理方式接近上文所述《四海昇平》的做法，在此不再展開說明。如果我們把「文本」的定義放寬，以《萬國來朝》為題材的各類型文本多不勝數。這些不同的文本世界有哪些鏈接的可能性，能否通過數位化的研究方法呈現？

首先，若往前代劇本溯其源流，我們可以發現明代宮廷戲曲中有一教坊編演本《祝聖壽萬國來朝》，今存萬曆間脈望館鈔校本於小穀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四集》，⁹²後收入《孤本元明雜劇》，亦作簡名《萬國來朝》。⁹³明代《祝聖壽萬國來朝》共四折，不管是在體制上或曲文方面，均不同於清乾隆安殿本系統中單齣的《萬國來朝》，但都有諸國國王羣至、呈寶獻禮等情節。這是第一種鏈接，即戲本內部的文本關係。

同時，細看宮廷戲本對這些場面的描述，其中承載了許多與外部人物（如諸國國王）、場合（如帝主萬壽）等相關的信息，此為第二種鏈接：

（外扮安南國引蠻子上）（云）江南地煖世間稀。山水相連雲霧低。四時不謝花開放。八節風光景物奇。某乃安南國王是也。俺這裡海濶山高。波濤水勢。人人赤腳。个个鬍頭。能開硬弩。快使標槍。見如今天朝大國。漢祖開基。一統中華。四方進貢。當今帝主萬壽之辰。俺本國別無甚方物。所有牙象乃交南異獸。并寶貝金珠。某將領部從人等。乘舟入境。直至京師進奉走一遭去。安南牙象最為魁。玩好金珠寶物奇。謹辨誠心歸帝闕。當今聖壽與天齊。（下）⁹⁴

（明《祝聖壽萬國來朝》第二折）

⁹¹ 如《梅蘭芳藏珍稀戲曲鈔本匯刊》第25冊所收《萬國來朝》舊抄本，見劉禎主編：《梅蘭芳藏珍稀戲曲鈔本匯刊》第25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頁471-476。

⁹² [明]趙琦美抄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收於《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第79冊。

⁹³ 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編：《孤本元明雜劇》第4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

⁹⁴ 佚名：《祝聖壽萬國來朝》，收於[明]趙琦美抄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頁8下。

（扮朝鮮、安南、日本、琉球、紅毛、賀蘭諸國王各照本國服式上唱）⁹⁵ ……（扮波斯國帶領八蠻眾推車載各種寶物上，合唱）⁹⁶

（清乾隆安殿本《萬國來朝》）

這些《萬國來朝》戲本中的舞臺指示，說明諸國國王之出場，「各照本國服式」，且隨從等均「推車載各種寶物」。這些文字描寫也許會引起我們的好奇與想象：當時舞臺上如何展現此類華麗表演之大觀，人物究竟作何裝束？

清乾隆安殿本《萬國來朝》提及波斯國王之出場但並未有細緻描述。值得慶幸的是，有一部分宮廷演出本保留了類似的記載。比方說，我們知道另一部明內府本雜劇《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亦有波斯國王之情節，此為鏈接 1（文本關係）之又一例。不但如此，該劇劇末還附有〈穿關〉，詳細記載了劇中人物裝扮，包括盔冠頭飾、服裝砌末等。⁹⁷第二折出場人物（包括波斯）之相關描述如下：

第二折

西洋國王

犀角冠 白手巾 蟒衣曳撒 比甲

海蛟項帕 錦手巾 鬧粧 帶劍

三髯髯

波斯

鬍髮金箍陀頭 錦襖 海蛟項帕

如意裙 直纏 裕膊⁹⁸

除了明內府本的這些〈穿關〉資料以外，在清代具有同等價值的則有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兩冊《穿戴提綱》，作為「清宮管理服裝道具人員的工作手冊」，收錄了近 500 出節令、開場、大戲、弋腔、崑腔雜戲的服裝、道具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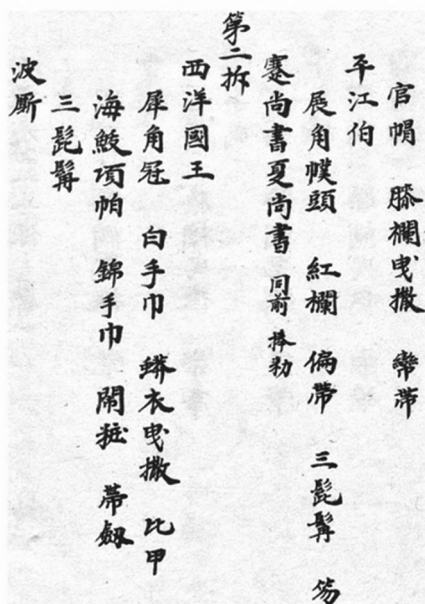
⁹⁵ 乾隆安殿本《萬國來朝》，第 29-30 行。原書無頁碼，此據研究計畫初期製作的數位文件「Taylor Edition」，參見：<https://editions.mml.ox.ac.uk/editions/wanguo-laichao-andianben/>。

⁹⁶ 同上註，第 46-47 行。

⁹⁷ 本計畫已初步完成此劇的數位文檔、TEI 標記及部分鏈接建置，參：https://textcourt.orinst.ox.ac.uk/database/scripts/M0004_01_A/?tab=info。

⁹⁸ 佚名：《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明〕趙琦美抄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頁 67 下-68 上。

扮相的名稱，亦有豐富史料價值，可以啟發我們做第三種鏈接，即戲本與視覺及物質文化等之關聯。與宮廷戲服相關的還有圖像記錄，如同樣藏於北京故宮的兩冊本《戲曲人物畫》，共 100 幅，而更為珍貴的，還有明清（絕大多數為清代）戲衣。⁹⁹



圖五：《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頁 67 下。

如果擴大來看而不限於劇本，還有多種以《萬國來朝》為題之圖像傳世。例如學界已多有關注的北京故宮所藏數幅乾隆時期所制〈萬國來朝圖〉，均反映元旦朝賀場景，圖中明確標有各國使臣（如英吉利國、荷蘭國、安南國）等奉命朝見清朝皇帝。¹⁰⁰藝術史學者曾就相似圖像文本作比對，總結出〈萬國來朝圖〉的外國使節部分其實是以〈職貢圖〉為本。¹⁰¹在同一題材上，還有大英博物館藏清代姑蘇版畫〈萬國來朝〉（All Nations Coming to

⁹⁹ 參見朱家潛：〈清代的戲曲服飾史料〉，《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頁28-31；許玉亭：〈宮廷戲衣〉，《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頁76-79。

¹⁰⁰ 參劉潞：〈皇帝過年與萬國來朝——讀〈萬國來朝圖〉〉，《紫禁城》2004年第1期，頁57-63。

¹⁰¹ 參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頁56-69。

Court，館藏編號：1920,1216,0.1），繪有多國國人身穿異邦服飾，攜四方珍奇，舉幡（有「西番國」、「賀蘭國」等字樣）前來朝貢，可互相參照。¹⁰²這可以說是圖像之間的鏈接關係。我們同樣可以將明清戲本之相關文字與圖像相鏈接比較，窺探這些不同文本世界對所謂的「萬國來朝」在描述上之異同。

如果說這些《萬國來朝》戲本對外國使節的描述，是某種想象與虛構性的呈現，那反觀上文所提及的外國使節對清朝宮廷戲劇的記錄與印象，則提供了我們各種在虛實、中外之間的不同角度與換位思考的可能。基於此，我們在設計《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時，除了中國宮廷戲本之外，亦強調收錄與之相關的外國文獻，旨在通過中外文獻對同一事、物或主題的不同記錄，建立跨文化之鏈接與對視。此為第四種鏈接，即中外互通與交流。

在千姿百態的「萬國」文本中，明清宮廷戲本扮演哪些角色？宮廷戲本與這些其它文本世界有何關聯，可做哪些鏈接？這都是筆者感興趣的，也希望通過數位化的嘗試，藉由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的建置，提供更多鼓勵跨文類、跨領域的閱讀可能性。

五、結語

綜觀宮廷戲曲的文本現象以及目前學界對於宮廷文本的研究，本文將研究者面對的困境與挑戰歸納為三大方面：片段性、割裂性及封閉性。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龐大而豐富，但囿於各種因素，我們對它的掌握和利用仍處於片段式及割裂式的狀態。面對浩瀚如海且文本型態複雜的宮廷戲本，有必要考慮一個新的研究方法及模式。個別研究者的閱讀經驗及涉略範圍、記憶力均有限。面對數量驚人的宮廷戲本，單本細讀的方法有其局限。反之，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在處理大量文本時雖佔優勢，但它無法取代人文學者的細讀與文本分析。在單一作品與海量文本之間，需結合「遠近閱讀」兩種方式，如先從個別戲本切入，再進而做多方面的文本鏈接。

同時，我們還須打破既定的觀念。宮廷戲曲並非僅限於皇家宮苑的封閉性文本。我們已看到，無論是就內部而言，明清兩代宮廷戲本間的脈絡

¹⁰² 《萬國來朝》(All Nations Coming to Court)，藏大英博物館（編號：1920,1216,0.1）圖見大英博物館網站，參見：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20-1216-0-1，瀏覽日期：2022年4月2日。

關係，以及戲本與其他歷史文學文本的交互作用，或由外部審視，不同的參與者、場合，以及與圖像、文物上的鏈接，皆為值得關注之處。如許多外國使節、觀眾對中國戲曲最早的，或甚至是唯一的接觸和印象，其實來自宮廷戲曲，在歐洲、東亞及東南亞等地文獻中都留存珍貴記錄。如果說這些大量戲本及豐富多元的相關文獻構成了宮廷演劇廣闊的文本世界，那麼如何打破解讀宮廷戲曲文本之各種固有管道的界限，從「點」到「面」，將之串聯起來，是未來明清宮廷演劇研究的重要關鍵。

本文從文本角度出發，思考如何結合傳統書目和數位科技、並利用中外文獻，提出對明清宮廷大量戲曲文獻的不同文本世界進行鏈接與圓合的幾點研究構想，意在拋磚引玉，期待更多同仁對此領域的關注和研究。不管是在數位文本的建立、學科開拓或資源共享等方面，此領域還有大量工作有待開展。讓人著迷的是，明清宮廷演劇一層層的不同文本世界，如同覆蓋著重重面紗，等著我們去揭開。每一次鏈接，每揭開一層，常會迎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文本世界。

【責任編校：黃璿璋、謝雅玲】

徵引文獻

專著

- 〔明〕汪廷訥 Wang Tingne：《獅吼記》*Shihou ji*，收入〔明〕毛晉 Mao Jin 編：《六十種曲》*Liushi zhong qu*，《古本戲曲叢刊二集》*Guben xiqu congkan erj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55 年。
- ：《獅吼記》*Shihou ji*，收入王文章 Wang Wenzhang 主編：《傳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Fu Xihua cang guben xiqu zhenben congkan* 第 10 冊，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2010 年。
- ：《環翠堂新編出像獅吼記》*Huancuitang xinbian chuxiang shihou ji*，收入黃仕忠、金文京、喬秀岩 Huang Shizhong, Jin Wenjing, Qiao Xiuyan 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Riben suocang xijian zhongguo xiqu wenxian congkan*，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daxue chubanshe，2006 年。

- 〔明〕湯顯祖 Tang Xianzu：《牡丹亭還魂記》*Mudanting huanhunji*，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丁巳（1617年）刊本 Taiwan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dingsi kanben。
- 〔明〕湯顯祖 Tang Xianzu 著；徐朔方、楊笑梅 Xu Shuofang, Yang Xiaomei 校注：《牡丹亭》*Mudanting*，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2年。
- 〔明〕佚名 Yiming：《奉天命三保下西洋》*Fengtianming sanbao xia xiyang*，收入〔明〕趙琦美 Zhao Qimei 抄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Maiwangguan chaojiaoben gujin zaju*，《古本戲曲叢刊四集》*Guben xiqu congkan sij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 guan，1958年。
- 〔明〕佚名 Yiming：《祝聖壽萬國來朝》*Zhushengshou wanguo laichao*，收入〔明〕趙琦美 Zhao Qimei 抄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Maiwangguan chaojiaoben gujin zaju*，《古本戲曲叢刊四集》*Guben xiqu congkan siji* 第79冊，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58年。
- 〔明〕佚名 Yiming：《祝聖壽萬國來朝》*Zhushengshou wanguo laichao*，收入《孤本元明雜劇》*Guben yuan ming zaju* 第4冊，北京 Beijing：中國戲劇出版社 Zhongguo xiju chubanshe，1958年。
- 〔清〕佚名 Yiming：《早春朝賀 對雪題詩（總本）》*Zaochun chaohe Duixue tishi (zongben)*，收入吳書蔭 Wu Shuyin 主編：《綏中吳氏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Suizhong Wushi cang chaoben gaoben xiqu congkan* 第27冊，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2004年。
- 〔清〕佚名 Yiming：《早春朝賀》*Zaochun chaohe*，收入薛曉金 Xue Xiaojin 校注整理：《清宮節令戲》*Qinggong jieling xi*，北京 Beijing：新華出版社 Xinhua chubanshe，2015年。
- 〔清〕佚名 Yiming：《河東獅吼》*Hedong shihou*，《節節好音》*Jiejie haoyin*，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 〔清〕佚名 Yiming：《清內府四色抄本獅吼記傳奇》*Qing neifu sise chaoben shihou ji chuanqi*，北京 Beijing：文化藝術出版社 Wenhua yishu chubanshe，2012年。
- 〔清〕佚名 Yiming：《萬國來朝》*Wanguo laichao*，收入劉禎 Liu Zhen 主編：《梅蘭芳藏珍稀戲曲鈔本匯刊》*Mei Lanfang cang zhenxi xiqu chaoben*

- huikan* 第 25 冊，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2019 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 Zhongyang yanjiu 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suwenxue congkan bianji xiaozu 編：《俗文學叢刊》 Suwenxue congk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2001-2006 年。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guji shanben shumu bianji weiyuanhui 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Zhongguo guji shanben shumu, jib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6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nxue yanjiusuo 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古籍善本書目》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nxue yanjiusuo cang guji shanben shum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nxue yanjiusuo tushuguan，1993 年。
- 王文章 Wang Wenzhang 主編：《傳惜華藏古本戲曲珍本叢刊提要》 *Fu Xihua cang guben xiqu zhenben congkan tiyao*，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2010 年。
- 王芷章 Wang Zhizhang：《清昇平署志略》 *Qing shengpingshu zhilue*，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06 年。
- 王政堯 Wang Zhengyao：《清代戲劇文化史論》 *Qingdai xiju wenhua shilu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5 年。
- 朱家潛、丁汝芹 Zhu Jiajin, Ding Ruqin：《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 *Qingdai neiting yanju shimo kao*，北京 Beijing：中國書店 Zhongguo shudian，2007 年。
- 李修生 Li Xiusheng 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 *Guben xiqu jumu tiyao*，北京 Beijing：北京藝術出版社 Beijing yishu chubanshe，1997 年。
- 李真瑜 Li Zhenyu：《明代宮廷戲劇史》 *Mingdai gongting xiju shi*，北京 Beijing：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2010 年。
- 周妙中 Zhou Miaozhong：《清代戲曲史》 *Qingdai xiqu shi*，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1987 年。

屈萬里 Qu Wanli:《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Pulinsidun daxue Geside dongfang tushuguan zhongwen shanben shuzhi*, 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iwēn yinshuguan, 1974 年。

故宮博物院 Gugong bowuyuan 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南府昇平署戲本》*Gugong bowuyuan cang qingong nanfu shengpingshu xiben*, 北京 Beijing: 故宮出版社 Gugong chubanshe, 2017 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Meiguo pulinsidun daxue dongya tushuguan 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目》*Pulinsidun daxue tushuguan cang zhongwen shanben shumu*, 北京 Beij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17 年。

郎秀華 Lang Xiuhua:《中國古代帝王與梨園史話》*Zhongguo gudai diwang yu liyuan shihua*, 北京 Beijing: 中國旅遊出版社 Zhongguo luyou chubanshe, 2011 年。

徐扶明 Xu Fuming:《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Mudanting yanjiu ziliao kao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年。

張庚、郭漢城 Zhang Geng, Guo Hancheng 主編:《中國戲曲通史》*Zhongguo xiqu tongshi*, 北京 Beijing: 中國戲劇出版社 Zhongguo xiju chubanshe, 1980 年。

陶瑋 Tao Wei 等編:《乾隆安殿本》*Qianlong andianben*, 北京 Beijing: 文化藝術出版社 Wenhua yishu chubanshe, 2012 年。

傅惜華 Fu Xihua:《清代雜劇全目》*Qingdai zaju quanmu*,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1 年。

——:《綴玉軒藏曲志》*Zhuyuxuan cangqu zhi*, 收入《戲劇叢刊》*Xiju congkan* 第 4 期 (1935 年 10 月), 收入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編:《民國京崑史料叢書》*Minguo jingkun shiliao congshu* 第 13 輯, 北京 Beijing: 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2013 年。

黃竹三、馮俊傑 Huang Zhusan, Feng Junjie 主編:《六十種曲評注》*Liushi chong qu pingzhu*, 長春 Changchun: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renmin chubanshe 第 20 冊, 2001 年。

葛桂錄 Ge Guilu:《中英文學關係編年史》*Zhong ying wenxue guanxi biannianshi*, 上海 Shanghai: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04 年。

- 廖奔 Liao Ben :《中國古代劇場史》*Zhongguo gudai juchang shi* , 鄭州 Zhengzhou : 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 1997 年。
- 熊靜 Xiong Jing :《清代內府曲本研究》*Qingdai neifu quben yanjiu*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 , 2018 年。
- 趙山林 Zhao Shanlin :《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Zhongguo xiqu chuanbo jieshou sh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2008 年。
- 齊如山 Qi Rushan :《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Beiping guoju xuehui chenlieguan mulu erjuan* , 北京 Beijing : 北平國劇學會 Beiping guojuxuehui , 1935 年。
- 蔡孟珍 Cai Mengzhen :《重讀經典牡丹亭》*Chongdu jingdian mudanting* ,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 2015 年。
- 蔡欣欣 Cai Xinxin :《雜技與戲曲》*Zaji yu xiqu* , 臺北 Taipei : 國家出版社 Guojia chubanshe , 2008 年。
- 〔日〕岩城秀夫 Iwaki Hideo :《中國古典劇の研究》*Chugoku kotengeki no kenkyu* , 東京 Tokyo : 創文社 Sobunsha , 1986 年。
- 〔朝鮮〕朴趾源 Pak Chiwon :《熱河日記》*Rehe rij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 , 1997 年
- Anderson, Aeneas.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containing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s of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c. &c.* London: Printed for J. Debrett, 1795.
- Davis, John Franc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6.
- Davis, John Francis.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 Hidemark, Ove, Per Edström and Birgitta Schyberg eds., *Drottningholms slottsteater: dess tillkomst, öden och bevarande.* Stockholm: Byggförlaget, 1993.
- Moret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New York: Verso, 2013.
- Rolston, David. *Inscribing Jingju/Peking Opera: Textu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uthorship and Censorship of the “National Drama” of China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21.

Sauter, Willmar, and David Wiles. *The Theatre of Drottningholm - Then and Now: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18th and 21st Centuries*.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4.

Ye Xiaoqing. *Ascendant Peace in the Four Seas: Drama and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期刊與專書論文

丁汝芹 Ding Ruqin :〈康熙帝與戲曲〉“Kangxidi yu xiqu”,《紫禁城》*Zijin Cheng* 2008 年第 6 期。

么書儀 Yao Shuyi :〈西太后時代的「內庭供奉」〉“Xitaihou shidai de ‘neiting gongfeng’”,《尋根》*Xungen* 2001 年第 3 期。

—— :〈乾隆皇帝與戲曲〉“Qianlong huangdi yu xiqu”,《紫禁城》*Zijin Cheng* 2005 年第 6 期。

朱家潛 Zhu Jiajin :〈清代的戲曲服飾史料〉“Qingdai de xiqu fushi shiliao”,《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1979 年第 4 期。

吳曉鈴 Wu Xiaoling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劇曲目錄〉“Guol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shanben juqu mulu”,《圖書季刊》*Tushu jikan* 新第 2 卷第 3 期, 1940 年。

—— :〈七寶遙瞻五色蓮〉“Qibao yaozhan wuselian”,《吳曉鈴集》*Wu Xiaoling ji* 第 5 卷, 石家莊 Shijiazhuang :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 2006 年。

李玫 Li Mei :〈論明清流行的折子戲對傳奇原作主題的改變——以明代汪廷訥《獅吼記》為例〉“Lun ming qing liuxing de zhezixi dui chuanqi yuanzuo zhuti de gaibian: yi mingdai Wang Tingne *Shihou ji* weili”,《銅仁學院學報》*Tongren xueyuan xuebao* 第 20 卷第 10 期, 2018 年 10 月。

許玉亭 Xu Yuting :〈宮廷戲衣〉“Gongting xiyi”,《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1985 年第 4 期。

陳大康、漆瑗 Chen Dakang, Qi Yuan :〈《熱河日記》與中國明清小說戲曲〉“*Rehe riji yu zhongguo ming qing xiaoshou xiqu*”,《明清小說研究》*Ming qing xiaoshou yanjiu* 1999 年第 2 期。

- 陳正宏 Chen Zhenghong :〈越南燕行使者的清宮遊歷與戲曲觀賞〉“Yuenan yanxing shizhe de qinggong youli yu xiqu guanshang”, 《故宮博物院院刊》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2012 年第 5 期。
- 陳籲沅 Chen Tianyuan :〈關於明清宮廷演劇研究的幾點思考〉“Guanyu ming qing gongting yanju yanjiu de jidian sikao”, 收入故宮博物院 *Gugong bowuyuan* 編：《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 *Ming qing gongtingsh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ji (diyiji)*，北京 Beijing：紫禁城出版社 *Zijin Cheng chubanshe*，2011 年。
- 傅惜華 Fu Xihua :〈碧雲霄霞曲譜書後〉“Biyun xiaoxia qupu shuhou”，《北京畫報·戲劇特號》 *Beijing huabao, xiju tehao* 第 4 卷第 34 號，1931 年 2 月 3 日。
- ：〈清宮內廷戲臺考略〉“Qinggong neiting xitai kaolue”，《傅惜華戲曲論叢》 *Fu Xihua xiqu luncong*，北京 Beijing：文化藝術出版社 *Wenhua yishu chubanshe*，2007 年。
- 曾永義 Zeng Yongyi :〈明代帝王與戲曲〉“Mingdai diwang yu xiqu”，《臺大文史哲學報》 *Taida wen shi zhe xuebao* 第 40 期，1993 年 6 月。
- 程芸 Cheng Yun :〈《燕行錄》戲曲史料的學術價值初探〉“Yanxing lu xiqu shiliao de xueshu jiazhi chutan”，《中國戲曲學院學報》 *Zhongguo xiqu xueyuan xuebao* 第 34 卷第 2 期，2013 年 2 月。
- 黃一農 Huang Yinong :〈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Long yu shi duiwang de shijie: yi Majiaer ni shituan fang hua hou de chubanwu weili”，《故宮學術季刊》 *Gugong xueshu jikan* 第 21 卷第 2 期，2003 年。
- 趙山林 Zhao Shanlin :〈一位朝鮮學者眼中的中國戲曲——讀《熱河日記》〉“Yi wei chaoxian xuezhe yanzhong de zhongguo xiqu: du Rehe riji”，《上海戲劇》 *Shanghai xiju* 2004 年第 1、2 期。
- 劉暢 Liu Chang :〈清代宮廷和苑囿中的室內戲臺述略〉“Qingdai gongting he yuanyou zhong de shinei xitai shulue”，《故宮博物院院刊》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2003 年第 2 期。
- 劉潞 Liu Lu :〈皇帝過年與萬國來朝——讀《萬國來朝圖》〉“Huangdi guonian yu wanguo laichao: du Wanguo laichao tu”，《紫禁城》 *Zijin Cheng* 2004 年第 1 期。

蔡欣欣 Cai Xinxin :〈論歷代宮廷演劇中之小戲〉“Lun lidai gongting yanju zhong zhi xiaoxi”, 收入曾永義、沈冬 Zeng Yongyi, Shen Dong 主編:《兩岸小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Liangan xiaox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ji*, 宜蘭 Yilan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Guoli chuantong yishu zhongxin, 2001 年。

賴毓芝 Lai Yuzhi :〈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Gouzhu lixiang diguo: Zhi Gong tu yu Wanguo laichao tu de zhizuo”, 《紫禁城》*Zijin Cheng* 2014 年第 10 期。

龔和德 Gong Hede :〈清代宮廷戲曲的舞臺美術〉“Qingdai gongting xiqu de wutai meishu”, 《戲劇藝術》*Xiju yishu* 1981 年第 2 期。

[韓] 金文京 Kim Moonkyong :〈朝鮮燕行使が見た清朝の演劇——東アジアの視点から〉*Chosen enkoshi ga mita Shincho no engeki: higashi Ajia no shiten kara*, 收入 [日] 磯部彰 Isobe Akira 編:《清朝宮廷演劇文化の研究》*Shincho kyutei engeki bunka no kenkyu*, 東京 Tokyo : 勉誠出版 Bensei shuppan, 2014 年。

Anonymous editor [John Barrow?]. “A Brief View of the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ir Theatrical Exhibitions.” In *Laou-seng-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 A Chinese Drama*, translated by John Francis Davis.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Owen, Aldridge. “The First Chinese Drama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Studies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drama*, edited by Yun-Tong Luk.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lston, David. “Research note: Recent Color Reproductions of Qing Dynasty Palace Multi-colored Play Scripts.” *CHINOPERL* 34:2 (2015): 188-193.

Tan, Tian Yuan. “*Song of Dragon Well Tea* and Other Court Plays: Stage Directions, Spectacle, and Panegyrics.” In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edited by Patricia Sieber and Regina Llamas, Chapter 13.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Wu, Xiaoling. “Glowing Clouds in an Azure Sky: A Newly Discovered Royal Pageant,” trans. Lindy Li Mark and Samuel H. H. Cheung. *CHINOPERL Papers*, Volume 14 (1986):1-14.

學位論文

〔韓〕林美周 Im Mi Ju：《清代宮廷戲《節節好音》研究》*A Study on Palace Dramas of Qing Dynasty Jie Jie Hao Yin*，首爾 Seoul：漢陽大學校大學院中語中文學科博士論文 Hanyang daehaggyo daehagwon junggugeo mich junggugeo bagsa hagwi nonmun，2019 年。

Cameron, Cathleen. “China as Theatrical Locus: Performances at the Swedish Court, 1753-1770”.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網路資料

大英博物館 Daying bowuguan 藏：《萬國來朝》*Wanguo laichao*，參見：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20-1216-0-1，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 Zhongguo beijing gugong bowuyuan 藏：《四海昇平》*Sihai shengping*，參見：<https://www.dpm.org.cn/ancient/text/120570.html?hl=>，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中國書店 2013 年秋季書刊資料文物拍賣會 Zhongguo shudian 2013 nian qiujishiukan ziliao wenwu paimaihui：清乾隆昇平署朱墨寫本《異艷堂六種曲》*Qing Qianlong Shengpingshu zhumo xieben Yiyantang liuchong qu*，參見：http://pmgs.kongfz.com/detail/1_438601/，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中國國家圖書館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中華古籍善本聯合書目》*Zhonghua guji shanben lianhe shumu*，參見：<http://202.106.125.224/allSearch/searchList?searchType=62&showType=1&pageNo=1>，瀏覽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中國國家圖書館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中華古籍資源庫》*Zhonghua guji ziyuanku*，參見：<http://202.106.125.224/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 Beijing gugong bowuyuan，「暢音閣」“Changyin ge”，參見：<https://www.dpm.org.cn/explore/building/236437.html>，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全球聯合目錄》*WorldCat*，《碧天霄霞》*Bitian xiaoxia* 檢索結果，參見：
https://www.worldcat.org/title/bi-tian-xiao-xia/oclc/52237008&referer=brief_results，瀏覽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Ming qing gongting xiqu wenxian shujuku* (TEXTCOURT Database)，參見：<https://textcourt.orinst.ox.ac.uk/>，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Meiguo Pulinsidun daxue* 藏：《碧天霄霞》*Bitian Xiaoxia*，參見：<https://iiif.princeton.edu/loris/CHRBPageImages%2FNJPX95B7236.jp2/full/full/0/default.jpg>，瀏覽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遺產目錄》網站 *Lianheguo jiaoyu kexue wenhua zuzhi shijie yichan mulu*，「卓寧霍姆宮」“*Zhuoninghuomu gong*”，參見：<http://whc.unesco.org/en/list/559/>，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Taylor Editions，參見：<https://editions.mml.ox.ac.uk/>，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